

天台血方外志

通志四冊

漢書門			
類	號	函	冊
二	四〇	四	六
架	〇	〇	八
冊	〇	〇	六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二	四〇	四	六
函	〇	〇	八
三	〇	〇	六
架	〇	〇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04
冊數	6 (5)
函號	292 74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一

記類

明夏鑛遊石橋記

遊石橋必自國清始由國清
 足佛隴常止宿焉余願之
 久矣是日與潘堯卿王子春同宿佛隴明日
 既十數里山水漸益幽佳結束會聚窮爲異
 觀以日中至寺僧德茂遇災後掃燼礫覆草
 屋八九間客來覓袈裟要客入坐具茗菓導
 客去沿澗絕流有屋負巖而出曰曇花之亭
 倚檻先得之橫亘兩山平卧飛泉狀若梁欂
 既償所願去由亭右山下接其端而坐墮雪之
 溜驚雷之音水石倏忽耳目不暇其下絕壑
 延頸視之實然深出色踐履危峭遠遁偃伏一
 水自西北巖上飛出適會在此合流轉勢而
 來廻下橋腹而滅其間可三四十步止者泓
 澄動者峻激分布石面有所未浹則皆滑淨



大學東
校典籍
局之印



淺草文庫



可坐卧余既而樂之既樂而去復攀亭右接
橋下循線路披木葉透迤既徹仰視石梁已
在半天其下懸流數百尺貯以石潭深處黝
黑出其盈流兩山間未究其極始入罅鞠幽
寂凜神震魄不暇為狀徐窺梁下見之矚眇
疏明呀豁澎湃傾崖歎整驚珠駭玉追霏杳
蕩與遊者接潤悽眉愴日疑有而無宜其久
而不欲去也明日將行復往一觀既下而上
噫可謂雄瓌絕特不常設者矣余始疑其不
為之於中洲大國而於此若有以列而藏之
使人不得見焉而以慕造物者之設是亦詭
矣然又惜其名天下更古今而實不傳於外
是吾儕邦人之責也於是
始為辭以遺聞而未見者

夏鑛始得隱巖記

余既得楊家丘望其址始指

然者俗云開口巖古之人未有至焉今之人
其有先吾二人者邪乃道北郭至神蹟石洞
上山始折而東山一嶂仰見盤石覆載土
上達其上平正可憩自其上仰而近焉側如
堂墻危壓土山上山行三百步巖前列松守
焉人來如履門墻若將睹其室家之與也始
入向之壓者起而覆焉狀類立擔墮其前如
重階階上可十數人居之檐下視二三尺皆
異草托焉鋪積綴挿間置鮮稿如緣如鉤搖
風滴雨時墮一珠可俯仰翫周覽而息酌酒
還坐嘉卉傍羅攬不即除松韻崖上坐見根
株清意自涼風來助之蕩拂左右掠約襟袖
衆皆意滿堯鄉唱聲引指觸崖壁而曰此可
無醉可以其名為却醉即呼而定居其上則
搖峯平參明川微映膝阜環麓弁目一見而
邑居不去亦在左右昔比為清夢如却醉而
加隘前有石三如虎牛一字卧石間橢平可
置席余嘗假寐於此遂以名出清夢無覆有
臺攀摩不可上惟見重巖如危垣古甃赤肌
黑容冠然藜蔓佩然滋芳潑藍為薜遺粟為

苔世有善工畫不欲售也他日操楸從之果
 得異焉巨以淺檐布足於外而居其下余手
 鬚茅棘墜之崖下而進修掩却醉則巖之第
 二成也余以其名為石閣居其上則松見親
 狎戲拾巖上小石擲之應手角角入耳可喜
 降而察之始悟所謂無覆者下一成其盡也
 既盡且覆所謂第二成者始附土上壁下復
 入類人兩目余以右為山厨堯鄉呼左為石
 巢厨以受壺竿巢以設坐卧名以其能巢之
 覆展於厨宇下津黑美薜固其上燦如聯星
 可數玩出石巢覆盡丈許有穴如石巢而深
 余不能易其名曰外石巢則升於其上與松
 絮長而巖之覽備矣合而舉之以名曰隱巖
 始諱其陋是巖也遁於近覆於青天之下無
 一綸之翳而眼不察誰守固誰匿而微果
 有隱也哉或曰是巖遺於人者非也乃真石
 處其

盧濬遊石橋諸山記

余憂居既大祥以事出得
 覽明巖諸寺猶以石橋奉

頂諸名地未了為缺也越月餘四月初三約
 舍弟希大姻契范同馨偕行次日予先詣五
 峯侯之至遂踰金銀二地抵大慈寺寺前有
 佛隴二大字東南有石盤周遭四五丈左書
 天台山大字于石壁皆體雋而畫勁可羨
 也俯瞰高明寺隱隱叢莽新條中予笑曰寺
 在山下反曰高明其禪家語乎任持清齋為
 午餐具訖乃攀崖跨蹬步步勢崇途多水田
 色腴種耗蓋土高風厲故也忽值平岡藉草
 列坐傾壺勸酬同馨亦洗酒分乾饌於輿夫
 撫勞之也踰十里入石橋界山木翳焉是以
 蔽日澗泉洌焉可以濯纓怪石很衍鳥聲上
 下恍非人世暮始至其地則友山許先生已
 在矣權敘茗餘即邀予葦觀石橋慕之久而
 欲見之劇理勢然也但曠色在山未可飽玩
 耳歸憇上方僧明貴德茂葦具餽粥納之達

且為初五日復詳覽焉一橋橫架如龍之趾
 二流交墮如玉之飄水聲澎湃心目俱悸真
 奇境也亭曰曇莖層簷翔舞曰許來狀似歛
 偏橋下有古龍湫深衍翦勃臨之暢爽曰響
 空曰佇真曰瞻風曰方廣諸亭悉歸草萊梵
 宮鍾樓俱遭煨燼惟賈秋壑塑像歸然尚存
 湯不可省時有遊方二僧掉臂橋上如踐坦
 途傍觀者危之是日過天柱嶺盤迴屈曲鼻
 股交攻墮級不可數計兩崖惡樗嘉杞大之
 可為棟梁小之亦不失為樵爨皆洋洋然倚
 陵谷斤斧赦之遠不可致故也旁午至華頂
 即善興寺廕焉寺亦廢燬僅餘數廊而一峯
 孤峭萬巘拱羅雲霞繡錯杉檜蔚蒼豈市諠
 塵擾所可擬哉迤邐北書堂云太白故址基池
 云羲之洗硯處渺無可稽又北曰望海尖煙
 色參差水光摩盪東溟可彷彿焉者也僧遺
 高頗諳文墨餘玄音永春輩皆明貴類爾午
 後移宿天封寺寺在華頂之下中時佛殿

隆宏敞傍葺新楹翕受風嵐葱蒨會羸亦佳
 地哉余啜粥畢借卧宗甫榻餘僧永顯宗廣
 宗逸復携酒饌即卧所款譚宗甫乃舊識茲
 夕特與叙寒暄者也明日下御嶺至歡畧信
 宿周氏宅古傳有願先生書堂即其地也山
 之高廣寺之宏華弁名公僊釋之題詠則郡
 志與一統志在謹按宋名臣晏公殊有云齊
 州靈巖荆州玉泉閬州棲霞台州國清世稱
 四絕余謂雁宕武夷四明與台石橋當不在
 四絕之外余在先帝時曾使山東直隸得
 歷覽靈巖棲霞諸處迄今夢寐如覩顧石橋
 在父母梓里之傍念屢舉而屢輟者積幾載
 矣索于外而遺于內窮其遠而忽其近豈特
 游觀之病耶幸今偷了之可聚米几案故鄙
 句有云父母此邦真了債自慶也又幸而勛
 力尚健歲月尚優則雁宕武夷四明期取次
 以盡人而戀山水豈若功名利祿有朝秦暮
 楚得隴望蜀之議哉抑古者謂聞不如見信

而後言亦不特於游
觀而巳姑爲之記

盧濬歷寒明諸寺記

正德元年春王正月予以

于護國寺迫莫止予宿以覽焉寺後羣巒擁
踞前橫阜如墉左錢氏大墓南梁代碑并二
塔僧亦輝末高永壽與彫皆善飲十數觥不
酪酏予與從者謀曰茲去明巖諸地近蓋乘
興一往以償我夙願可乎從者曰諾明早發
跡過白巖離護國二里許而風景亦勝中途
雪和雨墜瓊葩滿袖下馬兀入茆庵老媪爲
淪杖頭酒煖寒從者以米飼馬且曰若肩輿
二僕所費當不止此矣予領其言循董家廟
小田鋪凡涉八九溪溪夾梅花清香疎影潛
披遙映殆相得也晚抵寧國寺僧圓球圓覺
廣瑀出迎寺坐崇崗前田沃衍東松陰可蔽
赤暑是夜宿圓球所明日蔣叔之近有京師
還偕其姪尚循尚禹來視邀至其家款酌古
名其地曰泉井白湖湖環碧而井涵清蓋佳
所也又明日始就寒明道三君子陪焉閱無
字崖狀類小碣其傍傳爲張駙馬遺跡過泗
洲巖巖曠躡道左可酌可棲徐至孟湖嶺下
馬躍入村居何姓者酌茗中渴甚快何留宿
甚勤堅辭之踰嶺尚循策蹇少蹶較之厲聲
曰莫走險地其尚慎之哉予深是歎之老
成而更事如此也時山扉盡掩暝色路歧不
辨一人呼曰寒巖尚遠蓋止明巖可乎遂從
之昏黑乃抵明巖其寺門兩崖偃偃正所謂
八寸關者僧德威卧病其徒圓資圓受明序
煑白粥爲餉其戒明統明乾皆諳對句達旦
啓戶則天日朗然連陰重崖之地而際此不
啻覆盆之翼物類欣然榮矣二僧導至寺迤西
鬼巖壁削飛瀑懸注涎玉沫珠春夏不涸巖
面隱隱有唐帽乘馬痕傳爲閻丘公像漫無
可考旁石筍拔起如大將軍特立上有樹二
本鬱鬱然寺後一洞虛虛茫茫可大旅會鼓

樂真極造化之妙而斧鑿丹青莫可施者東
 兩巨巖倚如合掌其上竅漏日滴露巖畔修
 藤綴拂可攀援上下者寺南亦有洞中蓄一
 穴繚碧疑其可澡襟滌胃者揖別衆僧攬轡
 悠悠沿途皆奇巖澗澗晴光煙影摩盪區寰
 間午抵寒巖僧房梵棟鉅阻山腰正寒山子
 所居軒窗開闔於紫翠者後洞似明巖而邃
 深可藏百駟僧德遠老病明日予與之別語
 之曰我與汝此生無再見期矣其徒圓明圓
 聳皆相顧泫然策馬至廣巖午餐寺有鐘名
 貧婆語甚恠誕有融羅漢像謂當時一老僧
 幻軀僧宗英宗明理樵始歸一戒朱姓者故
 家子讀儒書手筆硯索題予辭焉是日還宿
 寧國僧德坡慧鏡迭爲觴具蓋前度未覩而
 今申敬焉者也嗟夫吾台古稱佛國如明巖
 諸地之幽奇清勝豈無至人如智顛曇猷輩
 藏修於其間哉予生長是邦豈徒歆絕其地
 亦將物色其人而與語焉今所歷寺凡幾所

其僧徒凡幾皆饜飮葷酒弄其教如弁髦則
 其他可知矣信夫至人之不易得也然而勤
 詩書服耕鑿敦天彛安日用以不畔乎先王
 之道則賴吾道之存耳幸生
 昭代者其尚慎所從哉途次曾語同遊者咸
 不以予言爲未是旣歸爲是月二十有八日
 詩書此
 爲記

僧佛樹重粧羅漢記

夫境隨心變地假人興古
 今一也是以聖賢應跡必

有靈瑞絕於人間清淨蘭若是其居止致使
 三洲開道終顯賓頭之功久萬遐齡教資羅
 漢之德神僧聖寺呈祥山海之間香氣鐘聲
 相顯幽明之際列于視聽良史詮而不窮備
 諸古老口實仰而不絕天台山者乃震旦之
 奇境五百應真駐錫之地天然石橋雙澗合
 流下有龍湫幽深窈窕晉時曇猷親入聖寺
 五代錢王數感禎祥非妄誕也余先于京國

大洪福寺安定伯張公容請閱藏教讀高僧傳默識靈跡無由得往正德丁丑同衣明輝同禮寶陀育王時來叅謁及抵石梁遍覽勝境歡喜踴躍止曇華亭夜誦大乘聞鐘磬聲觀山木圓通應真之像神異化現三昧難測天匠工巧奇妙絕倫仁孝太后書云是光菩薩手製經歷年久顏色脫落山水傾頽弘治丁巳黃邑清信士率眾修葺殿宇重新并粧觀音等聖像三尊唯五百應真未及營理余同明輝欵立志願重新修補回京感御用監太監張公永給施顏料工資復蒙緇素相助得遂先心去歲己卯季冬復轉石梁本山住持沼公一見欣接孟春正月十有六日創工四月一日工訖以此良因上祝皇圖永固帝道遐昌金枝挺秀玉葉相承光敷四海涼蔭蒼生耳因記之正德十五年歲在庚辰孟夏四月初八日勅賜雲惠寺三藏沙門佛樹撰

葉良佩天台山記

天台山以高大之故稱台嶽又上應天之三台星故自昔

以靈異聞予每遇其地輒欲往遊人曰游非踰月不足以盡其奇予頃難之會予免官歸得故人新城黃尹速予游至則館于國清要梅壑潘子與俱而五峯雙澗之勝已得之行在坐卧間時嘉靖壬寅四月望日也潘子曰游天台必自赤城始此山之南門也自是而北則循佛隴訪石橋東行則為天封華頂西行則為萬年桃源兩巖則為洞天桐栢於是遂結束自赤城始赤城山石純霞色望之壁立如城具雉堞絕頂有浮屠七級西北有玉京洞金錢池寺廢無僧已復由故道尋九里松月色在地人行松影中翌日遂北行踰金地嶺與察嶺相連其下為漢隱士高察讀書堂又五里踰銀地嶺至大慈寺前觀佛隴二大字寺僧曰此智顛師之初修地也又北則山水漸益幽佳日晏抵石橋先上曇華亭倚

檻觀之見兩崖門立而石橋橫亘其上廣不
 盈咫尺上人掉臂行之無怖山北左右肩有
 雙泉飛出合流而來至橋乃伏出其下瀉為
 瀑可百餘丈掛巖石間既恆所聞復由亭有
 麓下至新亭接其端而坐則見石橋已在半
 天而墮雪之潤自空中下擊潭水作疾雷聲
 震動林谷於是乃大詫以為奇觀是夜宿瑯
 上人海會菴天明復往觀之兩日乃從山西
 行尋萬年寺由鐵船峽度羅漢嶺山縈水迴
 每數里輒一曲及至上方地則砥平如仰盂
 登妙蓮閣四眺則八峯迴抱而直南諸阜纍
 纍如列戟排衙兩澗水至寺門乃合流縈迴
 南出前林松杉成列東澗古松數株皆大十
 圍有五六鸛鶴巢其上每休坐樹陰則聞鶴
 鼓牙及唳鶴之音與風泉相雜儵然非復人
 世畱信宿乃去抵護國寺出訪錢太師墓從
 者曰由此東北行至劉阮洞頗近會蔡舉人
 中甫陳監元敏之適至遂合策尋劉阮洞洞

去護國二里而遠澗口如閭有古木
 澗而上兩山綉壁參差夾水立水隨山曲折
 時漱石有聲曰鳴玉澗水壩草樹芊綿東崦
 特葱蒨可喜曰桃花塢又折而北上路漸艱
 澁及水窺而路盡有巨潭渟澈如鏡中有洞
 門潛通山底其深莫測陳子曰此所謂金橋
 潭也即劉晨阮肇遇真處潭之南有盤石可
 列坐以飲於是取酒會飲其上仰望三峯倚
 天而東峯特秀上有石如縮髻髮曰雙女峯
 昔人見雙鬟戲水或曰乃其精靈所為是日
 晡出山憇白郎寺觀巖石亦奇怪是日遂循
 董家廟小田舖涉三四溪至廣巖寺閱貧婆
 鐘謁榮師肉身像師宋淳化間人習禪定多
 異跡時呼為榮羅漢歿而不腐是夕投宿寧
 國寺寺在平原後隴靡迤多古松前浸巨塘
 紫凝峯在數里外駁歷可數又明日遂問道
 訪寒明兩巖明巖大畧如鴈蕩靈巖但差小
 爾巖西面有唐捐乘馮狼相傳為閻直太守

像旁有大石筍如天柱峯正址洞寬平可列
 席旅會南有小塘外有八寸關寒巖後洞比
 明巖尤邃且廣可容百駟而梵宇亦宏敞正
 寒山子所居兩巖凡兩宿乃還憇國清黃君
 又先遣游徽除華頂山路再越日乃偕潘子
 由顧儒嶺涉歡溪訪齊處士高歡讀書堂于
 晉慶寺及抵天封鳥已投林寺舊號靈墟寔
 智大師註解涅槃經處佛殿極壯麗有盤石
 智者嶺卓錫泉北望一峯摩雲即華頂也詰
 旦戒輿人緩行上華頂即遇險則下輿步行
 以亭午至其上中峯孤峭如華蓋諸嶼拱羅
 寺燬僅餘數廊衆木扶疎多檜杉檉櫛其旁
 近地有王羲之墨池李太白讀書堂又迤從
 北上可三四里有望海尖登其絕頂則錢塘
 煙樹括蒼峯巒皆隱約可見東向觀海上雲
 濤如環壁繚肪予乃拊掌大叫以為奇觀薄
 暮移宿天封老瞿曇謂予曰華頂絕高處舊
 有僧寮可觀日出處後有四風毒不可居故

其寮亦廢又曰若自此南行至文殊寺上高
 山山脊行則諸山皆在指顧予領其言詰朝
 遂南行至文殊寺上高由山脊行則凡邑內
 諸山皆若翔舞奔躍在輿馬左右如老瞿曇
 言輿人曰直南為桐柏岡若欲尋洞天宮當
 東從橫路於是遂東洞天宮已廢獨玉霄峯
 重崖疊嶂岑蔚如故稍南有石門山兩巖對
 峙如門各高數十丈將至澗底乃有石橫亘
 如闕奔流來擊闕如翻玉練擣鼉鼓予踞石
 注視久之乃復循故道行桐柏岡過元明廢
 宮又五里抵桐栢宮其地有卧龍玉女紫霄
 玉笥翠微蓮華玉泉華琳香琳凡九峯而宮
 當其心平原曠衍有村落溪流橋梁水碓道
 書稱為金庭洞天吳赤鳥初年葛玄於此修
 真至唐司馬子微遂奉勅建為桐栢宮宋政
 為崇道觀今復為桐栢宮云西北有瓊臺巖
 闕去宮可六七里羽士曰游瓊臺當先休足
 力即至其處又必去屨用行滕屨足攀援蘿

葛乃得登是夕止宿于黃雲堂次日早飯已
 乃偕潘子攀登如其法瓊臺三面皆翠壁萬
 仞峭豎相向如城郭周遭而臺則南嚮懸居
 其中折而東南可三里許為雙闕翠壁山至
 此忽中斷對峙如闕門路出其下而澗水從
 之然巖石皆陡絕不可下觀於是還坐瓊臺
 而四壁之華葉曜日含風綺綺繡紛錯鈿香芬
 鬱俯矚百丈潭在臺左麓紆繞雙闕流入雲
 溪屏息無譁其聽益遠真天台山之第一奇
 觀也還宿黃雲明日出洞門盤折而下行數
 里至福聖庄觀瀑布又迤而北至翠屏山觀
 三井皆奇初予自元明官來謂桐栢已在平
 地及觀瀑布三井始覺其地乃在衆山之上
 乃復驚詫以為大奇夫以茲山之靈異且多
 奇如此顧自近世以來恒鮮異人宅之即有
 游覽者亦憚於驚遠凌危罕得窮其妙予於
 是重為茲山懽惜復從國清王僧
 道金借靜室局坐三日撰斯記

醉應旂天台山志

天台山在縣北三里神跡奇
 異道書云是山高一萬八千

丈周廻八百里山去天不遠上應台星超然
 秀出路由福溪水險而清前有石梁廣不盈
 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惟忘其身者然後能
 濟濟者梯巖壁攀藤蘿始得平路見山之奇
 秀特異列于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
 醴泉芝草凡諸勝槩莫能名狀也舊有玉霄
 閣又北三里為赤城山土皆赤色狀似雲霞
 望之如雉堞然右有玉京洞道書第六洞天
 也宋咸平天聖中投金龍玉簡於其中上虞
 亦有玉京洞云又四里曰五峯其峯有五曰
 八桂曰靈禽曰祥雲曰靈芝曰映霞前有雙
 澗合流南注大溪東橫山在縣東一十里俗
 名覆船山本天台山足其上夷坦中有三溪
 冬溫夏冽側又有淨池以橫山據邑東故曰
 東橫云

薛應旂桐栢山志

桐栢山在天台縣西北三十里

曰玉泉曰卧龍曰蓮花曰華琳曰玉女曰玉

支道林嘗往來此山至唐則司馬承禎居焉

承禎始隱于司馬海山唐宗召出後復隱于

此金庭館在桐栢北又三里曰方瀛山按徐

靈府小錄云由桐栢出北上一峯上有平疇

間以陂池前眺蒼峯後即雲峯也長慶中余

靈府居此寶曆元年賜今名又二里曰瓊臺

山轉南三里曰雙闕山兩峯萬仞屹然相向

孫綽賦雙闕雲聳而夾道瓊臺中天而懸居

即此也有百丈潭在兩山間盤澗繞麓入為

雲溪云九折峯在縣東北三十里孫綽賦所

謂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是也王霄

峯在縣北三十五里產香茅號小桐栢瀑布

山在縣西四十里一名紫凝山產大葉茶有

瀑布泉陸羽品為天下第一水與福聖國

清二瀑為三云又五里曰紫凝峯與瑞龍天

在香爐應澤四峯相望蒼山在縣東四十里

界于寧海山峯凌映桐栢其色蒼然高插雲

漢石橋山在縣北五十里旁有方廣寺有石

峭峻過者目眩心悸孫綽賦跨穹窿之懸崖

臨萬丈之絕冥即此也寒石山在縣西北七

十里有僊人河唐寒山拾得二僧居之旁有

隱身巖貞觀中豐干禪僧謂問丘太守曰寒

山拾得即文殊曾賢後身也問丘往見之二

人笑曰豐干饒舌邪隱身入巖中不出有巖

曰明巖舊名暗巖周顯德守更今名峭壁屹

立其下竅穴透遠日光穿漏恠石森然上有

兩峯倒側號合掌巖西有泉漱崖而下北至

重巖盤石品時常有光如月號石月寒出有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跡之詠蓋謂是也東

有響巖叩之鏘然又十里曰香爐峯四望陰

崖垂墜萬仞上多栢木葦頂峯在縣北六十

里高萬丈周迴百餘里東望滄海俗稱望海
尖草木蕃蕪夏有積雪誠為別境不類塵寰
王羲之游西郡時有墨池在焉天在山在縣
西九十里南有黃木峯天姥峯在縣西北與
天台山相對孤懸天
表下臨新昌嵯縣

張存遊國清記 赤城曰華頂曰石橋曰國清曰

一處歲在丁酉夏四月因委寓霞城中邂逅
識國清天印宗公相與約看芒鞋在竹杖藜
一月力歷覽名勝形諸遊錄庚址還日持以
誇示於好事者越五月十日乙丑乃作國清
之遊國清由智者大師開闢示識云寺若成
國即清故名曰直辰余携一鵬出邑踏
磚徑至古石門左在旁石上有舊刻曰萬松
徑去石刻約數十步建浮屠二為捍門松廢
而徑猶存次踰舊止觀亭基轉水口經旁直
門二小浮屠前屹一峯圓如覆釜其名曰振

嶼嶼下樹林夾徑時宿雨初霽翠色如滴寺
前雙澗合流注萬工池池上有七佛小浮屠
其東山之麓舊有大浮屠高九級磬砌堅緻
插入霄漢不知何年為何僧所建惟五峯時
立儼如青芙蓉競秀中峯展翼形如飛鳳凰
身垂至尾尾前造白浮屠分東西立而殿據
其中真異境也於是迤邐度迴瀾橋入山門
登雨花亭昔大師九旬談妙諸天散花故名
亭在戒壇初瀉山來受戒時寒山拾得密
知往迎之化二虎躍出叢莽中瀉山作怖勢
至今壇有遺址轉東入方巖求見天印畱坐
命童子進香茗殿罷解衣外閣上延清風滌
煩暑聞雙澗水聲潺湲流不輟頓覺胸襟塵
慮盡空已而夕陽西墜四山白雲生巖竇陰
氣襲人肌骨爽甚天印引觀古殿基殿後雷
音堂堂後振奎閣閣後無畏室後更好亭及
寺前唐僧悟空創新羅園昔瘞瘵但見煙草羅
生荆棘刺衣袂使人懷感再尋殿在舊聖倉

香積厨豐于鬪虎之蹤時遺煙銷鳥沒至若
 寒山拾得燒脚竈處當問立問道隱身入石
 巖巖上奕碁盤大師上足香明卓錫泉數者
 宛然猶存天印指五峯謂中峯名八桂東北
 峯名靈禽西北峯名映霞東南峯名祥雲西
 南峯名靈芝其雙澗則名翠溪溪之源出峯
 頂龍湫過湫入亂峯間有木一泓極深在佛
 隴山下即大師放螺處今約有巨礪大年久
 化為精或時出石上作吼聲則大風雨輒作
 復命僕除道磨崖讀噩夢皇塔銘實先師裔
 溪宋太師撰雨淋日炙字畫剝落讀不能句
 轉西有窪池雖歲大旱水不涸有譙國曹勳
 書曹源二大字於石上以表之其餘寮名四
 禪堂名三隱庵名雲頂院名古竺樓名棲雲
 皆占幽勝不可盡記至於大師示滅塔全身
 於銀地嶺去寺又十里亦未能往瞻禮此則
 遊天台之一勝也

張存遊采煙次桃源記

越已巳余出國清度盤

旋而登之也次踰羊蹄嶺羊蹄者崗石石散
 立若羊之蹄也下至嶺麓涉丹溪溪上再登
 峻嶺曰采煙而余友銘德周先生之居在焉
 入其間有重屋三楹問曰攀桂樓以其樓前
 桂枝相近可攀折故名先生聞客至山中即
 與弟晟德出相見茶話良久引余觀聯槐轉
 東入竹林中間坐是時赤日正中清陰布地
 但覺涼颼條條然麗衣而襟以於繼泉籟冷
 然洗耳隔紅塵於物外殊不知有炎暑氣少
 頃有二童子來報治酒具已辨相邀飲三五
 行問二童子名則先生孫也長曰本次曰杏
 酒罷出林行木田紫苗青蓋香氣襲鼻抵晚
 回澡浴復進茶暨罷各別就寢如是者留連
 六七日聞桃源去新昌縣不十里而近因問
 桃源在天台山何為今在新昌耶二先生曰
 新昌古天台分邑故號桃源即天台山也余即

往遊行至桃源溪度溪穿蘿徑約行五里許
 見一古祠在亂山中破屋三三間松蔓纏蔽榜
 曰劉阮廟像貌剝落靈寢蕭然出門四顧居
 人遼遠其入山古徑蕪牧罕到荆棘蒙塞遠
 望雲山無盡號林遍嶺野鳥山猿悲鳴長嘯
 偶問道於農家老父對云此去入千山萬山
 人煙斷絕其中古燒樹年突化為精魅常迷
 人不敢往云余乃悵然太息即觀廟上溪流
 沂源而上三四里皆亂石角立縱橫若牛鬪
 狀固非舟可行處不知古今山川變易同於
 滄海桑田然歎抑昔所記桃源故事者悉出
 於誕幻歟頗記故老言宋王介甫夜坐梅月
 照軒窓因取易讀之忽有一姝容顏姝麗見
 介甫自言知易遂相與談論畫前妙理實能
 發出人所未發處介甫喜甚問得報司馬君
 實扣門來訪介甫出迎至軒中彼姝即隱身
 不見及司馬公出彼姝復來介甫怪而問之
 對云妾乃此梅花月之妖君實正人妾不敢

相見介甫默然由此而推梅花既能為妖則
 堯花豈不能為精魅乎使父老言信然則昔
 劉阮所遇為夫婦者果僊歟抑精魅歟彼世
 人妄意稱求僊者其有幾人不為姝魅所迷
 歟或曰按堯源洞在天台護國寺東北二里
 隱於山谷問昔宋元祐中有僧明照入山採
 藥至一潭水色澄澈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
 溪不測歟見金橋跨水二女未弄戲於水上
 如劉阮所見此水僊之洞府也元祐二年邑
 令鄭子道聞之往遊焉即其境物之勝名其
 澗曰鳴玉石曰會僊潭曰金橋峯曰雙女迎
 陽合翠塢曰堯花迷僊亭曰浮杯事見縣志
 此亦桃源之一驗也余曰既信見洞門溪不
 可入初豈劉阮獨可入與謂二女化金橋可
 渡何僧乃不渡與蓋僧非實者見乎此也猶
 夢說也今不疑其夢而誣成其夢覽也凡世
 上名堯源者不一處皆不
 可信因書此以為世戒

張存遊赤城記 是月庚辰日出國清渡小石嶺

土皆頽色晴曦斜射閃若霞彩又山形類雉

堞故名赤城其山下有寺亦以此名由晉義

慶中異僧曇猷尊者開山初名崇善至宋祥

符中賜改今額余沿荷花蕩行掬水條手然

後入寺惟正殿新創中壘設像金輝碧映輪

焉與焉殿前對石方塘菱蕩間生嘉魚游泳

水流入殿後放生池瀉木刻函灌稻田數百

畝方怪問之有僧出迓乃掌天台僧教別問

源公相邀茶罷次承邑士周君以體來會遂

出門歷覽山之東麓近上約百步有巖極深

即尊者原造寺處名中巖後壘卧佛鎮之改

名卧佛巖巖之西約數百步昔梁定光言佛

所創飛霞寺寺故基轉而上則有釋箋結集

二巖釋箋者有僧名湛然荆溪人居巖箋解

天台教義故名而舊志訛作釋籤也結集者

有僧名灌頂字凌雲章安人依巖總緝天台

教宗故名其二僧皆智者上足故崇其教刻

此巖之西玉京洞按道家言洞在赤城山右

脇名玉真清平天為十大洞天之一第廿九天

司命茅君所蒞其內周迴三百里有金堂玉

室瑤花芝草其下別有洞臺方二百里屬魏

夫人所治其說如此今洞已壅塞但可容坐

三五人不知其說何為然也巖北有金錢池

相傳僧友曇蘭憇此日誦經不輟其山神名

帝卿奉金錢供養僧弃于池中歲久湮沒亦

不知其處山之絕頂有浮屠七級昔梁岳陽

王如建又有泉一泓名僊人井飛流噴沫冬

夏常不竭去井數步有尊者洗腸池周池生

青韭色映澄泉可愛詢諸父老言尊者本應

真化現一日還石橋將渡有羅漢拒曰爾托

神母胎時曾過韭畦猶帶葷氣故不容入于

是尊者因此剖腹洗腸今此韭近繞池叢生

餘遠處皆無即其驗也其佛巖側有五百大

神廟甚靈去廟西五里有匡京觀先是尊者

知神乃白鱗為孽將戾止中巖欲降之時遇
 一老嫗問途嫗畏神不敢言師強之嫗既語
 師若陰被神投之淵師即飛錫救之水立涸
 因名其淵曰乾溪至今猶存及師至巖宴坐
 次神化猛虎數百咆哮皆向師既不能害又
 現白鱗真形呀然開口將墜師師即飛錫人
 鱗口在其巖罅不得合口里借老僧坐地三
 年神始知懼皆來降伏懺罪願求一舍地任
 為師護法師然之神向寒巖鼓角凌空而去
 自此人免鱗患今玉京觀廢已久惟赤城寺
 延奉尊者不絕其日遊覽不覺日抵暮聞山
 下多虎患不敢回國清遂與周別借榻宿別
 間之
 丈室

張存遊靈墟記

余在佛隴聞靈墟天封寺之勝
 復往遊焉於是携僕躡屐山徑

時草露沾衣次中途遙望見通玄峯浮屠已
 倒壞尚遺一二級舊址實韶國師悟道處寺

久廢荆棘迷道惜不能往寓日其悟道有偈
 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至今僧俗猶能傳誦之迤邐再踰雙溪嶺始
 至天封渡澗橋登殿瞻像鍾樓方丈皆存昔
 智者大師第五思修地也初大師入山見一
 父老告曰渡澗遇盤石可止師如其言遂結
 廬焉前對端雲峯故號靈墟其註涅槃經號
 智者嶺中有卓錫泉門世猶疑大師談妙未
 鐫獨寺前澗水潺湲東注猶疑大師談妙未
 輟已而大基緒公由謝國清寓止此墟修習
 向業一見逾舊知遂借
 榻焉實是月戊戌日也

張存遊翠頂峯記

次二日庚子余拉緒公由天
 封寺轉西北行遶山麓穿竹

徑歷數十折盤崑涉壑約十餘里始至翠頂
 峯所謂翠頂者以其峯頂上直華蓋星也自
 峯南去約百步有一隙地勢坦夷廣袤可三
 十畝四山合抱形如燕巢林木葱蒨幽花異

草不知其名每夜半見海日初出光射崗巒
如金芙蓉競秀朝暮雲氣網緼盤結如幢如
蓋如車輪彌覆其上直疑天造地設而然非
人世有也由隋智者大師開山創寺曰善興
前對抄羅峯代有名僧嗣守之寺前截澗壘
石為三池其名曰滿目池南有圓阜曰鉢孟
峯次入山門有石方池池水澄瑩池之上為
大雄寶殿粧嚴鉅麗殿後有說法之堂東則
為丈室名抄羅西則為寔宿之軒名曰澹趣
其寺僧數人緒公皆引見晞借榻宿西廡下
明興約同志一二躡屐遙覽幽勝於是西去
約二二三里有庵翼然實為無見觀窄庵偉愚
極英三祀塔之所攢峯列壑遠近圍遶若護
持於宰堵次者再行二三里有菴曰深雲則
為寂庵光空叟開北源濟三塔在焉蓋華頂
在天台為極高而此又在華頂為尤高地極
僻人跡稀到唯終日與白雲為侶而已過庵
三四里交其絕頂有浮屠即大師降魔之處

下視羣峯不異培塿其支隴高低猶漠勃翠
壽層湧層出誠奇觀也其東有巖曰望海僧
指顧海水僅一杯小自巖轉北有泉一泓色
正黑曰羲之墨池至于李白書堂舊址定光
招手石當持有伏虎壇鬼疊石葛澗翁煉丹
井茶圃皆在別峯榛莽塞路不能往視乃回
寺中混衆一二日然後知自任持介然莊公
而下若首座南宗顯藏室獨峯高等皆清齋
苦行之士朝鐘暮鼓焚修禮誦叢林軌則尚
有可觀及初余大方才兼及也載考舊志辭
東有甘泉先生居又有司馬子微自號白雲
先生至此造室食霞嘆日及西天柱峯永明
壽九旬習定處歲久皆蕪翳不知所存惟大
師止觀法門及後韶國師諸祖倡明禪宗其
風流麗澤猶可想見於煙霞泉石間至今皆
未泯焉承介然出示靈芝照律師十詠屬余
和因勉續貂遂成篇
什已錄在前詩編中

張存遊佛隴大慈寺記

至六月十日乙未余出

國清迴瀾橋循澗轉東
 行百餘步當取路東嶺下有巨石昂首府入
 澗若渴龜飲泉形首上可容坐一二人垂釣
 度澗遶西山麓再行一二里有石橫截澗流
 高二三尺中闢戶水直瀉下如瀑布入石下
 潭潭深不可測或謂有龍蟄焉此亦山水奇
 處踰再度澗迤邐登金地嶺一盤一折路若
 羊腸漸至嶺坳訪古定光菴址久已榛沒近
 址農氓數家其絕頂有古神祠半間時暑雨
 驟作迨入祠暫避俄頃雲氣晦冥雷轟電掣
 風雨雜樹聲撼地震動疑山麓忽變為大洋
 海波濤洶湧之狀可怖可駭須臾有耕樵夫
 數人亦奔來避雨詢大慈所在云隔山僅一
 二里不能去比候雨歇已迫暮于是命僕與
 在祠迴避雨耕樵夫家借簑笠冒雨出行至
 寺衣衫盡濕目前境暗已不辨人物轉入別
 澗退居借宿明旦起盥漱整冠服謁祖堂觀

佛殿山門欲倒未倒方丈雖存亦已上漏穿
 穿可慨也次讀唐梁肅碑宋楊傑贊始知大
 慈寺背負大雷嶺兩隴合抱形如燕巢由隋
 智者大師開山寔定光授記銀地之所是為
 佛隴舊有曾賢閣淨名堂大師手書陀羅尼
 經皆廢失惟高麗銅鈴杵隋賜寶剎太師宴
 坐巖汰鼓石放螺溪皆遺澤所在至今猶存
 已而披草尋徑到祖塔所近為民火延燬切
 灰瓦礫滿目慘然徒對窄堵處展三禮歎歎
 而去方假筆硯輯遊錄惜本寺僧靡有了遺
 雖有別澗猶為宦轍拘繫不在其誰可與語
 者故畧言于錄曰夫儒釋道分為三教余忝
 入儒固無預二氏竊聞自佛汰流入中國至
 今天下言教宗者必歸天台言禪宗必歸曹
 溪是何耶蓋教至天台大明禪至曹溪而大
 傳譬水木之有本源也今禪之傳不傳固未
 暇論且如大師開示止觀之泐門因言顯道
 而道在忘言由漸証果而果成離漸行位兼

圓體用互攝此趨般若者有徑入涅槃者有筌也其能有益于化度如此

張存遊桐栢宮記

晨出石橋菴度妙音亭屈曲盤山磴時夾磴皆大蕩石箭

竹宿露滴石上苔屐齒滑不敢急步或旁睨他物失顧視磴道石因蹉跌仆地傷足趾苔

綠汗衣袖迤邐經鱉潭潭一泓深無涯底相傳舊有竈在潭中年久已成精徙居石橋下

龍湫每春夏夜則回潭乳卵近因山農嬾居上流濯穢布被觸汚久不回漸登察嶺嶺有

高寮舊居故名行白沙道中踰寒峯歇籊嶺古龍祠掬龍潭水飲漱止道上渴然後下峻

嶺白公界歷鳥道數十盤攀蘿吊蔓始敢下前步急以杖柱定又復移後步道上更多磔

石卵抵脚底皮肉痛皆生跣躡疑從天上半墜下萬仞塹乃喚二僕左右扶挾約行十餘

里經洞天宮山下有兩石對峙狀如門扉取道入宮舊傳唐咸通中道士葉藏質創道齋

號石門山居後遇懿宗改名玉霄宮地產香茅宮久廢荆榛塞道不能往再行過元明宮

舊址問故家父老言長慶中有道士徐靈府居此號方瀛山形如橐駝卸寶前對華蓋三

圓峯澗遶宮前流過真佳境也燕廢矣因借山家小憇進午炊留連久之日將墜出門勉

行一二里始至桐栢僊境不覺心目豁然挹山容聽水聲而塵心頓清矣於是整衣冠升

殿瞻像未暇周覽次轉東行度澗橋橋上有亭扁曰溪山勝處入迎僊房見道會常靜吳

公留坐茶罷直西茂青房訪提點師呂陳公辭回迎僊借榻焉明興乃觀中峯形如飛鳳

展翼鳳身垂下至尾則三清正殿在焉殿前有黃籙醮壇皆石甃從壇南出山門皆石徑

登會僊亭亭下溪流曲如梭形曰女梭溪福地二橋洞連水流西山下傍水南涯擁一石

形方如印曰印山東對劔崗從印山轉南水口為三井一漣二在其深不可測下與海通

故名海眼有龍蟄焉旱禱輒響應凡人臨井
 上不敢高聲語笑故夏英公竦銘云簫鼓一
 鳴雷雨大作其靈顯如此境內周觀址皆稻
 畦諸水下溪會於二井井溢出瀉巖下則為
 瀑布由井東行至洞門山凡兩重舊有亭廢
 卽前案桐栢嶺嶺下有靈泉曰透壺遇春夏
 時用銅錫瓶盛泉自然滲出瓶外如汗流者
 故名次登亭址回首北望靈勝灼然呈露其
 九峯曰華琳香林卧龍紫霄翠微玉泉蓮花
 玉霄華頂四圍還繞隱如城郭而觀當九峯
 之心翠靄白雲網緇彌覆朝暮萬狀石林滴
 翠澗泉漱玉由觀西北望取道僊人蹟經龍
 潭至瓊臺轉南至雙闕皆翠壁萬仞森倚相
 向其玉泉華琳二峯當中峯後分東西對峙
 中闕如闕闕後層巒疊嶽如排屏列幃又如
 大將屯軍百萬扶犁環立擁衛於中軍旗鼓
 整然雲煙遮護真奇觀哉按道家書言桐栢
 為金庭洞天木冇蘇呀林碧泉有石隨金漿

人得食之後大不老又言吳有勾曲之金
 庭有桐栢之金庭三災不至洪波不興實不
 然之福鄉養真之靈境可不信然昔吳赤烏
 元年有大極左僊翁葛玄始開山卓菴修煉
 犬丹感大乙三真人降授真一勸戒汰輪妙
 經於是構降真院奉經臺後改為崇道觀久
 廢唐景雲中詔為司馬煉師名承禎字子微
 自號白雲子復置觀始名桐栢方建堂有雲
 五色見于上唐史以為祥禁封內四十里毋
 得樵採又按徐靈府小錄云煉師所居黃雲
 常覆其上故自頌云堂名黃雲俯蔭真氣壇
 名元晨仰窺清景其東為煉形室南為鳳軫
 臺西為朝真之壇北為龍章之閣閣後衆妙
 臺臺下醴泉井其泉極甘可以愈疾皆已蕪
 廢至南渡乾道中曹開府勲重建三清殿殿
 前經鍾二樓殿後上清閣崇門修廡政和六
 年建徽宗元命殿分院有六曰藏經三元延
 賓清虛白雲浴院靡不崇飾煥麗元既葺宋

或廢或存至元中道士王足菴際遇世祖宣授純素仁靖真人遂即左嶗舊白雲觀基建宮曰純素石嶗曹開府冲齋菴故址建宮曰仁靖厥後荐經兵燹皆化為丘墟今都紀止靜艸公新正殿山門漸圖興復亦當今觀門之柱石者周遊歷覽不覺抵夕復回迎僊借榻明日偕道會吳公出洞門觀僊翁朝斗壇壇西南下二步有石如龜背舊刻云誥使徐公醮壇過妙樂觀故基舊有王子晉吹簫臺吳公指臺前巨石名儀鳳至今飛鳥皆不棲歷九曲徑下至福聖觀廢址亦吳赤鳥年中葛僊翁建初名天台觀東北連丹霞洞洞有僊人拍手巖西北枕翠屏其上即三井水瀉為瀑布者觀東百步有柳泌故宅名紫霄山居久榛蔽不可往視次經玉京觀煙草淒迷無復人跡唯門前石柱僅存余觀自古名山福地宛然如昨而人事興廢則如水上漚乍起乍滅然有定止是亦有數存焉唯能修煉

到神僊長生不老之鄉既無生滅曷有興廢則不復為氣數之所囿矣是月二十四日戊申到山二十六日庚戌下山修錄則廿七日辛亥也

張存未遊次勝境記

天台山最勝之境大率皆已遊遍唯寒明二巖萬年

無相二寺共四處為次勝者或以甚遠或以久廢故皆不曾遊而亦不必遊也即其山水之有名者問諸老僧言悉已瞭然于胸中矣若寒巖者在天台縣西七十里高九百丈周迴三十里因寒山子得名又名寒石山前有盤石曰宴坐峯上方有石室舊名附石洞米芾扁曰潛真四山環峙如郭郭上矗霄漢其下嵌空絕類獅子呀然張口中置佛屋不用瓦覆由宴坐峯西有石如筍蘿蔓縈綴再去筍西隔兩崖有石梁約數尺架其上險峻不可度南有泉如屋雷寺僧縻竹縷引之及用取於前距山一里有洞轉西二里亂泉醜

流巖竇間散若龍髯因號龍鬚洞其石室前有立石參差如侍衛熒煌皆五色故名綬帶山內出石髓石脂人得食之長生不老其絕頂有僊人石棺蛻骨尚存昔有僧就視脛骨幾數尺然鳥道人跡罕到此一勝也若明巖者在縣西南與寒巖里數同舊名暗巖巖前有石壁屹立號幽石其下竅穴日光穿漏中有僧全宰舊棲禪處轉東數步怪石森然上有兩峯相並名合掌巖西有泉蔽崖而下渙若垂箔寺僧用竹綆引從高下墜號水索由北捫蘿而下至重巖磐石品列卽三隱嘯詠處常有光如月故名石月寺東有響巖扣之有聲此二勝也是二巖者皆以路險遠甚不會遊若萬年寺者在縣西北差近白沙側初曇猷憇此四顧八峯回抱雙澗合流其曰八峯者明月杪耀香火大舍銅魚藏象煙霞應澤皆秀色可挹故卓錫喜曰此真福田也東南有嶺曰羅漢巨杉偃蹇繫之百圍凡供五

百大士必于是邀請過西有西天太師菴昔生身尚存今荒蹊廢址煙草凄然此三勝也若無相寺者在縣西南北近明巖路之半唐建通二年建舊名瑞龍其北巖曰戲龍昔有僧師簡居之時遇大旱以杖扣龍起霈雨故名境內有瀑布潭石門徑鹹水澗峯五曰瑞龍天柱香爐紫凝應澤巖二曰寶陀羅漢共十景惜名存而寺廢此四勝也是二寺者皆以僧絕廢久不會遊則四勝者雖不會遊是固不必遊矣

東... 嶺... 城... 山... 引... 泉... 巖... 洞... 窟... 池... 潭... 澗... 峯... 石... 門... 徑... 鹹... 水... 澗... 峯... 五... 曰... 寶... 陀... 羅... 漢... 共... 十... 景... 惜... 名... 存... 而... 寺... 廢... 此... 四... 勝... 也... 是... 二... 寺... 者... 皆... 以... 僧... 絕... 廢... 久... 不... 會... 遊... 則... 四... 勝... 者... 雖... 不... 會... 遊... 是... 固... 不... 必... 遊... 矣

聯地脈或釋衆所贖枉者偏東有丹竈儂存
 兩巖北透迤數里爲真覺寺東望爲天台雙
 峯特起望入雲表誌載琳宮瓊宇諸蹟卒無
 可問津者西北爲菴源洞歲久湮謝晨肇無
 據夫山隸野隸奚抱靈異而邂逅儂妹輒協
 鳳古且半載七世何謬悠而畔經也儂人有
 無何渺茫菴源之說誠荒唐有味乎其言也
 哉北向圍山壁立亂草蒙茸山際腰曲羊腸
 厓餘一綫夾逼澗沚亂石嗟呀上下羣流當
 其中者搏激跳躍澎湃怒號細急繁匏險旬
 驚霆其大有不得其平者乎循崖數轉溪忽
 分兩流碧耀雙瀑直下恍小秋然指示津吏
 應曰跌灘再遵逕而北嘖嘖山巔者石梁寺
 西望巨淙如暵虹下澗駭駟馳源濟濠浩濶
 狂瀾倒重巒而墮落忽低透石梁峻阪挂爲
 飛練噴洒石砭刃衡石梁復天矯占拱左右
 夾獅象兩峯卽崇伯子之鑿龍門未有是巧
 出天台者揖對移晷貯懸流咄咄語曰浪淘
 盡千古英雄人物有之乎安得偕若泚養
 散于旁其樂且壽固無極也兩力掖持俯
 危巔暨沒階山麓股鄰閒盤辟憊竭矣入別
 寺少休庖者具鷄黍悠然酌數行日已停午
 倅登輿出寺僧自藜植中跏請曰此中萬年
 藤也斷之可杖卽命取數枝來蒼黝糾結不
 知經幾何風霜當是瓌奇物它日躡芒屨
 長裾閒倚此瘦筇以徜徉蘭皋禾隴之上
 而諦視有不愕譚爲天台赤城靈植耶投之
 葛坡拄之玉女匪直賈胡能辨之益北溪入
 卽氏萬年寺菴我雄勝天台中上刹福地也
 益北溪入盤磴不可步巨拔旁峙曰鈞山喧
 厓瀑流者曰鈞灘遂巡過嶺角巨壑內石狀
 堆疊叩者如立俛者如倚斜者睨哥者躡嶢
 側列劔攢戟云盡僊人驅石也夫蠢石何知
 驅使轉鞭可血祖龍竭精殫膏窮終年望蓬
 萊不可卒致又何能宰制羣僊而備汨汨此
 役齊諸志怪有由哉迫暮窺天姥峯遐想太

白夢遊一吟橫肆跌宕可為天姥萬古增色
尋所題雄絕佳麗處至磨滅未可一睹余謂
謫僊天材難以控羈推眉折腰所自不屑故
托之乎夢紀憤抒之耶縱觀天台管蠡所窺
測者大都若此僕指夙邁盛矣矣標壯遊
矣而尚或痲吾思也天台險仄崎嶇甲寰宇
茲迂塗蹇步遭迴於欹側鳥道中顛胸而未
敢豎目跬步失戒將陷于危即所得亦附贅
矣沂繹垂堂騎衡之旨緬懷怙亢習險恬不
挹損者斤斤有餘愚焉謹聊記其一斑邊書
于東剡
之舟中

王士性入天台山志

志稱天台山高一萬八千
丈山有八重如張大帆以

其上應台星故名天台天台山以華頂為絕
頂如桐栢赤城瀑布佛隴東蒼皆其別號神
邕以赤城為天台幽南門徐靈府又以剡縣
金庭觀為北門天台山脈起大盤而委為
四明其過天姥發頂落地為五支其入山四
漫而非一途自余為飛源主人結廬洞口不
啻數十至矣其始也從國清入蓋丙戌秋觀
海曾陀與天刑生探禹穴而歸時也抵縣出
北門過神蹟石咫尺國清矣然西觀霞標在
望意不能捨遂先趨焉道書玉京洞十大洞
天之一也巖皆赤色望之如雉堞因名赤城
絕頂浮屠七級飛泉噴沫落于中巖中巖寺
嵌巖中曇猷洗腸井井邊青韭今尚生也下
山東十里入國清浮屠比赤城倍之然不見
九里松矣惟餘萬松徑三字圍八尺鑿石山
門寺負五峯如炭石坎泉盈尺晉明師卓錫
而成左廊三石錯立則寒拾舊竈石也智顛
建台山十八刹此為定光授記第一道場出
門于橋際崖松澗度盤迴嶺以入澗水自高
山落與石齒嚙喧阗呌號如璣如練如翔鸞
鳳倏忽萬狀別澗而上金地嶺坐定光招手
石指銀山稱佛瓏焉寺號真覺則知大師所

從貌骨雙石塔存其未至塔頭也路側有大
慈寺倚大雷峯傍智者泉寺燬而唐梁肅石
碑一坐尚樹于吟壠間東望灌莽中寺在其
下反顏其額曰高明路旁巨石僧指堂書天
台山弁隸教源二字近白雲峯下又有太平
寺址蓋三寺相倚角焉東北為司馬晦出道
書第十六福地又北為靈墟則白雲先生所
棲息焉亦七十二福地之一也或者以天封
當之咸從金地別一岐而東行既踰嶺折而
西北數里兩崖如闕鉅石踞其表罡風蓬蓬
起驅石如舞人行不成步即六月披裘而慄
名寒風闕過闕數里為龍王堂西岐乃去石
梁東則上華頂東上華頂經察嶺亂石飛翥
在所成甌石有峽焉為書留雲漢徵君高察
隱居也又數里下雙溪上天柱峯磴道偏仄
下輿拾級而上十里至竹院佛弟子真清與
教源叢林精舍經聲喃喃足稱娑婆淨土轉
峯左側路三里許上下二溪池結谷日淪
破綠金魚數千頭最為高山之勝池中為
道度蓮華峯下為華頂禪林出其左三里
嶺有王右軍墨池焉上為太白堂堂廢池存
余為建三楹貌二公于中顏以萬八千丈峯
頭再上二里則絕頂也知大師于此降魔舊
有塔與禮經臺時方盛暑露坐見天星大于
拳動燁燁堪摘且皆四垂脰下夫茲山雖
高視地高耳莊生所謂遠而無所止極者其
視下蒼蒼亦若是耶何得星辰四顧在下且
大于他時倍蕤心詫焉涼颺起谷中雜天地
二籟以號竟夕不成寐計漏下五鼓矣道人
報海底日上與生急披衣起東方大紫氣籠
聚黯黯中上有金縷萬丈正射余衣上余大
叫雲海盪吾心胸矣道人曰未也已片時則
一赤輪如鎔銀汁蕩瀾而上前五色盡滅始
知向所見影也是為第二月哉日輪漸高溪
源草木如畫東眺四明西招括蒼南望雁宕
北覲錢塘四方千里隱隱可矚羣山伏地僅

如田勝而此山了然上出如懸一朶青蓮花
 方開而辨垂垂也昔人故以華頂名之始悟
 夜對星辰非為羣山無礙若天下垂故耶斯
 一遊也是堆生平矣然猶未半天台也其繼
 至也則由桐栢入蓋余家台城由間道龜溪
 可步南山乃引二僮自跨一蹇驢信宿翠屏
 西下數十里至寒明二巖二巖洞一山以春
 相背而倚峭巖道不容軌兩石峙如門夾之
 巖竇嵌空飛閣重椽半在巖間不復覆以茆
 瓦卽石成簷如赤城也洞口有帽影馬跡俗
 稱爲閭丘太守胤遺云胤謁寒山拾得于國
 清竈中追及之二僮拍掌笑入巖去巖闔問
 仁脫焉崖上飛泉百丈以鐵鍊斜接之又北
 行轉五里餘始至寒巖馬首望巖真如天上
 芙蓉十二城亦彷彿行黃牛峽也寒巖石壁
 高百丈如屏洞敞容數百人夏至不見日影
 一石方正則寒山子宴坐處也西臨絕壁爲
 天橋堂宇皆置巖下時有翠色入戶踰堪把

又北行五里過清溪入護國寺尋奕源繡屏
 夾澗岿岿而立水流亂石間聲如珮環者十
 里三折乃至其奧每折似堂皇扃戶不見去
 來中有潭清冽沁骨名金橋立潭邊仰望三
 峯如翬畫而東峯特秀上有石如縮髻名雙
 女峯昔人見雙鬟戲水或云其精靈所爲然
 蓬蘴嶮岨難于懸度余乃于離別巖下鑿石
 通道構一室于洞口爲菴花塢扁以儷僊屋
 頭種菴于樹茶十畦買山田二十雙計作菴
 裘它日二娥想當相俟于菴花碧落間也左
 行麓至紫凝山瀑布懸流一于丈陸羽第爲
 天下十七水又數里上桐栢嶺始入山嶺行
 可一里宮其上豁然夷曠環以九峯王女玉
 泉華琳玉霄紫霄卧龍蓮花翠微也道書七
 十二福地之一謂王子晉治之又云伯夷叔
 齊爲九天僕射治桐栢宮今宮有二子像王
 石鏗然非山所產也司馬氏遺跡亦已杳然
 宮有醴泉前有女梭溪從印山轉南水曰爲

三井下流入瀑布中自桐栢西行五里至瓊
 臺臺在大磬之心石山空起狀如削辰于俯
 百丈潭心骨驚悸沿流南轉至雙闕皆翠壁
 一抔森倚相向宋山人張無夢結跌焉稱僊
 座折而回仍過崇道觀行羅漢嶺數里而入
 萬年寺寺抱八峯晉白道猷所振錫而營也
 門外巨杉百本其大參天允供五百大士必
 于是邀請家司寇公建閣其後藏慈聖所
 賜經出寺又且十里而至慈聖寺寺當山西
 北僻處經歲無遊人良修真者所棲也東五
 里穿叢鬱路絕復攀藤而進乃得斷橋兩崖
 接棟中不合者一線飛流注巖下如簾狀成
 二石池有龍居焉石磬之最奇者也又循鳥
 道西十里而至石梁山壁對峙一巨石如長
 虹橫架之龜脊莓苔廣不盈尺前臨萬仞壑
 上游澗水二竇流墮石梁下如震雷晝夜鳴
 非遺生灰真莫能渡上有曇華亭楹半外垂
 王龜齡碑刻存焉其前身此橋巖首座也

為蓋竹洞三十六洞天之一志稱石橋方廣
 寺五百應真示現處隱于石中樵人牧子時
 聞鍾聲之響然皆不可覩矣是夕宿海會庵
 明日從間路上山不經天柱而登華頂大雨
 霧一無所見然余所構堂成矣其又至也則
 從楸溪入楸溪者歡溪也為處士顧歡而名
 孫興公所謂濟楸溪而直進是也時崑崙山
 人王子弼訪余于丹丘余取道百資福寺送
 之過陸龜蒙所銘怪松循蒼崖而西三十里
 至慧明寺禪林始入歡巖公溪入十里抵天
 封寺寺寂鉅麗右楹有異僧以木屑縛為柱
 常存東為智者嶺中有卓錫泉過天封一澗
 從華頂流下亦循澗上十里而至二池入寺
 子弼已先侯太白堂矣山高風寒甚草木不
 生惟太白堂前三娑羅樹四月花開如芍藥
 寺前一杉一檜綠成陰耳餘則咸煙霧栖扁
 戶非中秋左右無鎮日晴又雪甚早時方霜
 降山頂已三日雪封山矣余携二竹筒酒貽

剗百枚持鋸夜火衝虎跡而至顧池中有巨
 石呵凍蘸墨池水為書崑崙二字昔王右軍
 之來以詩玄度李謫僊之來以司馬子微余
 何敢望二子且使後人識崑崙二字生于石
 上耳信宿買舟而別子羽曰右軍昔遊惡溪
 樂其奇書突星顏于石君舟行諦視其在否
 余唯唯竟不知所在而歸其他從護國寺從
 天姥嶺咸寓足焉而獨未從山北上天姥者
 天台之來山也故稱姥焉天台封水東流過
 梁水流入剡雙溪水流入明天台封水東流過
 寧海入海萬年水西流出王渡入剡餘皆會
 清流而下靈江王傳余讀天台山志蓋自古
 為僊窟宅彼洞天福地之說儒者謂誕不經
 然宇宙大矣聖人存而不論然哉及余行山
 中見其川谷盤護氣象自不類人世則又疑
 信半焉久之見上有靈芝醴泉又木有羅漢
 菩提草有觀音長生花有娑羅藥有
 茯苓黃精則非獨人有之于物亦然

屠長卿新建天台祖庭記

說者云西教東流始
 自漢明之世余歎謂

不然如來之教廣周沙界何限東西徧歷僧
 祇詎始東漢東漢以前佛法密持世道東漢
 以後佛法顯被羣機凡情見有顯密聖教原
 無晦明漢明以前若非佛理主持則世道曷
 繇建立哉自世尊倡教諸祖傳心西土之尼
 珠獨朗自摩騰馱經羅什譯義東方之清旭
 甫昇魏晉六朝之間法席如雲蓋頂成蔭佳
 言若露入口皆甘然而未明列聖之心宗尚
 昧如來一代之化意于是篤生天台智者夫
 師大蘇妙悟靈山親承約畧五時開張八教
 以五義釋經題以四釋消文句定而三止慧
 而三觀曰具曰即曰一念三千總攝六度融
 會萬行並譚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歸宗法華
 判一代時教為佛法司南真可謂抗折百家
 羽翼于聖者矣焉太史云大師得之南嶽南
 嶽得之北齊北齊得之龍樹龍樹得之釋迦

大闡於智師而非始于智師也傳至章安結
 集文言功同慶喜荆溪弘贊義例力並章安
 自是而後台教浸衰四明法智師以羅雲之
 後身續佛隴之慧命立陰觀妄別理隨緣性
 惡修惡馭闡幽宗惟色推心舉揚與義明三
 觀單複之旨闡十境互發之論闢異端而扶
 正脩衆體而集成台教中興則四明尊者是
 也自是而後法復衰微於是妙峯百松師以
 上智之質悟入于妙宗一鈔紹天台之宗振
 起其如綫一脉而其徒無盡燈師又以宿慧
 種智闡揚而光大之近世台教中興則妙峯
 百松是也余謂百松之風直踵智者燈公之
 勩庶幾章安世必以余為知言余又謂無盡
 燈公嗣台教大行于佛隴介山如公銜台教
 盛傳于武林無窮芳公銜台教盛傳于四明
 亦猶法智之專席于鏡水慈雲之旁出于西
 湖也無盡師近于佛隴建天台祖庭中供釋
 迦教主東侍文殊西侍彌勒蓋以台教宗于

汰華即采經首如來入定彌勒騰疑質于文
 殊之意與他寺位置不同座下東侍梵王西
 侍金剛力士蓋取庶母二弟發願一願為梵
 王啓請一願為力士護法助嫡母于兄賢劫
 成佛轉法輪之意兩旁設二十九祖始于迦
 葉終于法智而末設百松先師像陪位焉則
 將來者燈師之位又何可不增蓋有待耳嗚
 呼台教者論時節為時教總佛印為心宗通
 諸門為一門合衆派為一派如來復起不能
 易也而昧者為台宗為支離不知諸門而一
 門登堂無二衆派而一派會海則同詮事則
 周遍而罔遺詮理則圓融而無礙一心隨緣
 而有萬法萬法緣泯而歸一心開權顯實因
 迹會本此教之所以為妙也若以台教為支
 離則八十一卷華嚴其支離亦甚矣且天台
 一脈稟教世尊豈容輕詆是地為佛隴之故
 墟枕幽溪之深秀人煙僻絕山水鬱盤乃智
 師結廬說法之場人天環遶弘護之處無盡

師即高明故基初祖庭新宇上弘祖法下燦羣蒙登蓮華之寶座則嶽瀆移躡龍天園遶若扶臂而震聾宣貝葉之妙音則香雲馥郁花雨繽紛咸潤枯而蘇稿以應時之宿德住振古之名藍道德既極其崇高山川復當其秀朗若無盡師者安知非天台應化四明再來也茲地也始為檀越者宰官秀水馮太史夢禎臨海王中丞士性繼董役者比丘傳衣汰得附書萬曆辛丑十月朔賜進士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明州屠隆和南撰

王邑侯重建國清禪寺記

弁中梵宇惟四絕及七刹著而天台之國

清並列其間台山絕巘起百粵對娑羅頰瞰蓬萊滄海是曰華頂峯華頂之陽有靈虛佛龕不梁桐栢奕源赤城嵒踞東西金擅幽閨自中南下紆餘蜿蜒可五十里則曠焉宅野環以五峯二澗覲旋祥雲如屏崖瀑飛寒窪泉碧泓蓋台越精秀山海環麗所融而結之

者智錫飛空灌堂列鴈於是夢杖護藍藥虎松關逐馬閭丘頓策泉涌叩門淵西領戒遇澗誦經盈水如三隱一行為山趙州草神異百出而又大業大中景德之朝有限函寶篆則金地分華有牙像貝多則鷲峯炳耀有顏魯公柳散騎藻墨則飛白爭輝兜率有臺香積有厨新羅有園協淨土之規焉宸奎有閣雨華清音雷音有亭三賢無畏更好有堂摹祇林之相焉七塔列峙九級凌空陂塘千畝萬松夾徑集蓮池寶界之觀焉此國清所以名也國初甲子摧以風霆嘉隆之季荐以爵攸於是山門古塔歸然獨存而衰微睹已甲午秋汰師如通自虎林至愀然歎歎自嗟來晚乃遂築丈室作法堂明年建佛殿廣輪儀舊飛棟雲聳通歸寂法嗣性省於以堅茨概城藻飾莊嚴旣錫鞅合衆園叢布人翕然稱中興云落成之歲余適來胝台省及性芳數十輩僉以為遇奇遂伐石乞記余未遑也

顧亦有動於此中華彞教異母駸氏而取其
 佑善利民之意先大夫康公即茲東岡作亭
 志復無亦曰徼有休惠焉四恩之重釋道所
 先開皇樹刹仁壽清夷嘉夢之祥叶如應響
 自今伊始福田闢乎皇路清乎此吾之動于
 中者一也逖稽遒劫綿邈難窮大都替興循
 環龍象協候二桑門者敏識峻操講席繼登
 宗風丕振負荷力廣起廢孔多而茲又因巖
 墓之靈應循環之運所以旋復若斯之易也
 猗座蜚芬壯塗漸盛其先園亭池閣與夫藻
 墨金光奚而弗復見雲居息念露地噓醒諸
 志禪乘列傳燈為青原黃梅道林大珠神秀
 天龍之侶又奚而弗復聳雲谷停驂時志南
 訪道竹溪論仁荷屋夢堂與蟠廬虛白亦並
 時起佛窟材藪以斯得名中葉式微賢書缺
 有間類宮既作余以天時人事卜其鶚起蹕
 聯當協疇曩由斯以鏡殆若合符此吾之動
 于中者二也且吾觀之先嘗有再作雨華亭

者問闢草創迄無完美性芳杖屨三德隨臻
 而憲臺吳公司理劉公虞衡方伯司諫王公
 又多方振於上諸檀施蒸然協于下無何
 時厥戾如昨考成有日寵錫自天龍藏書
 交輝金碧天人之際良可知已爰是膚引古
 今薄臚廢舉庸以志感若迺顛頂闕荒並升
 天座三僧協力證果宜均皈依尊宿揮訾道
 場性芳之勞續於瑄冕則以埃後之志僧寶
 傳高僧者邑
 候王孫煨撰

王士昌立雪齋記

自佛法入中國時黃面瞿曇
 四十九年不曾說出一字且

道雪山上得箇何等消息衣鉢直傳至今如
 第二月以指作觀乃能使天梵雨花鳥鹿聽
 受所謂自利利他一莖化為丈六安欲泠湫
 湫地向鬼窟安身九年壁間面孔未夢見如
 來耳神光不自信心行苦集道自斷其臂不
 過尋頭于古鏡之前覓珠於貧衣之內於雪

山遺言了不干涉一花五葉雪色未消曹溪
此滴東流不返觀水於瀾千濤萬壑不失淄
澠之味固不在色相間也余家先司寇雅好
深探於此緣不淺結廬天台萬年山中時蘊
上人以一衲供四方行脚苦集圓滿忽夜見
寶光如燃千佛燈詫為雨花法瑞且曰國藏
遠征天賜緋衣錦襲山靈震動為空中發海
潮音者旬日斯亦奇矣上人涅槃後雪堂師
嗣法傳燈衣鉢不替陸宮保平泉為顏其齋
頭曰立雪問序於余余笑曰神光見法指為
月自斷其臂衣鉢以傳雪上人欲收曹溪滴
耶雪山千尺冰請問天雨六出時釋迦在座
當演何法上人曰唯唯不為癡人廣說不為
佛子密說遍大千恒何沙各各斷臂已吾衣
鉢乃傳耳余笑而述其語如此

陳仁錫天台祠記

李供奉夢遊天姥山好事者
賀山之遭而悵其夢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三

碑類

梁沈約桐栢山金庭觀碑

若夫上玄奧遠言象
斯絕金簡玉字之書

玄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
眇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鑿幹
窮早向幽弄情累畱愛林壑託分鳥魚
既遠出天台定居茲領所揭之山實惟桐栢
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仞邃澗千迴翹
心屬念晚卧晨起採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
宴息乘鳧輕舉畱鳥忘歸銘曰日為車馬芝
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齡
始旦

陳徐克孝天台山修禪寺智者大師放生碑

夫

易無體品類所以咸亨太一無名至人於是
設教仰觀俯法遠取旁求兼三以才吹萬維
物建官台鉉則五嶽作鎮辨方伯牧故四瀆
分流闢伊闕覽八紘鑿龍門披九澤播厥習
險因之以利民相生十洛樹之以君長坎之
時用大矣哉我 皇帝作聖 神乘圖御籙
無為無欲道契汾陽垂拱垂衣德隆至治辰
象真明管灰合序方外無虞海內有截彼風
雅於華戎盛雍熈於曩代巍巍乎難得而稱
者也至如光啓汰式榮敷道樹化彰十善弘
濟四生天台修禪寺智顛禪師疏練自居苦
節行矣奉揚皇風捨持像季禪師俗姓陳氏
穎川人也乃有媯之後焉四友驚座迭聽多
美六奇列爵世載其賢祖詮早世父昶祖梁
使持節散騎常侍益陽開國侯禪師童真出
家聰敏易悟寓居荆峽遊化幽弁自北徂南
兼行禪智禹穴將探台山是卜白鷄路出青
隨巖開攀桂結宇蕭然憇止林交五柳既復

旃檀之氛塔現三層終縣水精之色雲崖天
樂不鼓自鳴石室金容無形留影秀嶺欽岑
浪波浩瀚洪濤蜃氣冒遠苞空巨壑喬松干
雲翳日翔集飛翥叢育珍怪地中藏玉觀曲
枝而易辨淵內沉珠見員流而可別神通開
士如意桑門振錫呪泉騰空舞鉢受丹僊客
汎急水而時來避官真人乘迴風而迥至厥
土宏灑靈識斯在禪師福慧基鎡聲光利益
宣猛將軍臨海內使計尚兒子勲之胄世顯
方術賣藥登僊聞于昔漢剖符作守即此明
時請轉法輪講金光明一部前雲騎將軍臨
海內史陳思展及其猶子陳要卿等即土人
也戎章衣繡優秩家邦奉屈禪師次講法華
經典白牙團扇初開律藏之門玉柄塵尾傍
闡經王之偈繫珠始訓親友醉除夢鼓將鳴
梵魔疑遣因迺雙明誠勸廣辯殃福尚兒仍
獎諭滬主嚴續祖牟公賀等羣賢凡百君子
信誓斯立丹誠恪勤白業諧辯嗟如棠之往

累歎鉤僕之來緣各捨滬業及漁梁等合六
 十三所二緣樹下縣唱善哉五旬座上遙聞
 彈指巨海無際一時清謐衆生無邊同荷安
 快掌擊世界未粵難思手把虚空非名希有
 桂陽王殿下皇枝之貴應懋開平情崇孔釋
 吐懸河之旨擊節證明示半月之形溪心隨
 喜五侯三傑曾不間然黃髮青衿咸同踴躍
 藏諸篆素青編落簡樹以貞碑聲芳靡絕假
 令山止海運惠施之美猶傳龜吉筮凶鐫勒
 之功無毀孝克才慙十倍學墮三餘秋菟春
 菹久捐染截書紳畫地曾無圖寫雖復張池
 金黑寧擬妙辭峴石徒刊非能墮淚仰熏心
 之上善美山水之清音寸志片言乃爲銘曰
 設位觀像剖極開混蕩蕩爲大蒼蒼以尊膏
 川淚瀆地脉河源導疏咨禹蓋取維軒嗟乎
 坎德至矣坤元淳風樂土君臨御寓明明孝
 治穆穆聖主道冠當今功高前古慶協嘉瑞
 美均擊拊仁沾勸植澤及遐宇釋種高族身

資脈救匪慕分圭歸心染服辭彼綠意言放
 幽谷志託松筠形隨喬木七覺善誘五禪清
 肅無遠弗届無思不服將軍邦宰肩印銷罪
 叔女良夫民業珍賄靡宏十明寧追百倍不
 見所欲忘懷無待各捨貨泉同成佛海決滌
 冥蒙瞻眺唯空屏師送雨列子揚風鯤鱗以
 北極外之東遠水銜日會波駕蓬地上之北
 山下之蒙涇清澗濁朝宗會同天台維節林
 泉搔屑頂列三辰峯危九折瀑布高瀉神狀
 姝紫響若奔雷皎如素雪時隆冬而不凝歲
 炎旱而無竭石橋杳邈晨暉映徹仰止青霄
 俯臨丹穴鳥路雲通人途徑絕勃解難邊含
 情沂沿嗽嗽岌岌萬萬千千鼓鯢掉尾相望
 自然蕚網無挂任釣不產歌舫靜拽響俎停
 擅行滿業大弘生爲最斷樹誠規翳樊斯誠
 會信徵潛騰是賴逝矣虞淵波瀾易遷高岸
 溪谷蓬海桑田石餘幾辨芥盡何年大地將

隕須彌洞然風傾金際火及初禪猗歎水性
報轉常圓陳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東海

徐孝
克撰

徐陵天台山館徐則泐師碑

夫海水揚塵幾千

石幾萬歲而應平至人者譬彼晨昏方乎晷
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
至如不灰之草猶稱南喬長生之樹尚挺西
崑百紀遊龜皆登蓮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
假以生民何其天脆譬彼風電同諸泡沫琢
火之數聞諸往賢逝水之悲嗟乎前聖推人
看博信未始乎淹留儒客彈琴固不移於俄
頃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為草萊是以
志士名賢飄然長驚蹂躪榮利懣懣風塵服
見乘軒其猶桎梏朱庭紫閣事甚龍焚隱淪
巖洞養餌芝蘭忽矣身輕俄然羽化金繩玉
版受謁帝之符龍駕霓裳霞仙宮之籙泐師

蕭然道氣卓矣仙才千刃孤標萬頃無度所
以伊川控鶴葉縣乘鳥靈化無方去還斯在
銘曰來去三鳥賓遊二童然香雨上擊磬雲
中玉粒軟金膏昏蒙

隋柳顧言天台國清寺智者大師

臣聞在天

之泐存焉在地成形區方之均倣矣二儀既
爾三才罔然上聖之姿為王所以敬教先覺
授道契會方乃昇僊是故命駕崆峒紆光善
卷籙圖宣業赤誦弘風縛質九府之間騰虛
六合之內斯並權宜汲引暫保逍遙終覆蔽
於苦空卒遭迴於生或未臻夫不生不滅無
去無來匪實匪虛非如非異常樂我淨疑寂
恬愉不可思議之解脫也粵若我大隋皇帝
法諦捨持載願佛日瑞發淨宮利見法王應
闡浮主以封唐入紹葉繼高辛立聖與能祚
隆姬發自天攸縱包大德而翼小心希世膺
期內文明而外柔順知微知彰鑑窳玄覽廼

武廼文能事斯畢自永嘉失馭海內分崩將
險擅強各樹君長禮樂淪於非所龜玉毀於
殊方書軌競分殆三十紀天將悔禍稔惡有
辰皇上道藹汾陽迹光代邸地隆分狹神功
潛著于時高廟靈暮深思統壹專征杖鉞帝
曰斯哉惟君惟親知臣知子乃揚於萬里問
罪九伐一舉而定江左再駕而潛餘燼浮天
爭貢海外有截雖高嵩之備五臣周旦之君
十亂本枝盛續疇昔多慙磐石寃勲契莫不
於是三能宗鉉九命惟揚本之以仁慈施之
以聲教行之以要道體之以無為姑射杳然
尚想淵贖滄波壯災思濟舟航以為能仁種
覺降茲忍上信相入道淨戒居先梵網明文
深傳薩埵國師僧寶必兼禪慧有會稽天台
山大禪師者生而神光熒室兩目重瞳禪師
法諱智顓潁川陳族太丘道遠季伯賦延
午表亂播遷華容又起祖梁使持節散騎常
侍封益陽縣開國侯禪師風彩韶悟韶亂希

有年過少學便誦法華丁父為求婚方便斷止
儒門史館多所督明柱下濠上彌所深得諸
宮覆沒便即蔬菲及啓弱冠於長沙之果願
寺出家護戒如明珠安心著止水歷聽經論
但使一聞得之於心便之於口以湘潭為袂
未發大機拂跡衡陽安步墳汝往大蘇山請
業惠思禪師禪師見師以歎曰憶昔靈鷲同聽
法華令進我會賢道坦為說四安樂行停二
七日誦藥王品至諸佛以同讚之句寂然入定
明慧優發起而白師師曰非爾勿感非我莫
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之前方便及聞持陀
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羣億品尋汝慧辯
所不能窮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常約仁王
纓絡龍樹馬鳴立三觀以四教述師本宗以為
大乘樞鍵得下御內以學流通智以藏往徵
育王之初建正教神以知來鑑周武之滅大
汰乃高蹈豫二翔集于台歷道名山言造廬
嶽秦孝王作鎮淮海遣信迎屈對使者曰雖

欲相見終恐緣差即黑
 陸俱阻安坐巨岫既而
 爰屈邦城縈誠延請願
 既覲止便定師資等善
 之得傳說再三固辭無
 年歲次辛亥月葭黃鐘
 州大聽寺設無礙大齋
 伯之尊由宗師之典釋
 珪而傳戒香圓發初心
 交泰日月載葦庭轉和
 覺之萃池皦入淨之水
 之城教轉法輪理符密
 蔭慈雲欣欣焉濟濟焉
 謂攝律儀戒攝善法戒
 真正十受如一切色采
 歟法事云畢士珍備捨
 精林四事供養瘠情益
 極必有嘉名如伊尹少
 旬大風妖賊競起水
 龍於龕難仍代孝王
 流背風數日湍到亦
 意之仰妙光若高宗
 可與讓以開皇十一
 二十三日辛丑於揚
 黃受菩薩戒法降作
 龍袞而披忍服去桓
 諸佛致禮於時天地
 空存休氣林明七
 化覃內外事等阿輪
 冥之窟文武寮案俱
 肅肅焉靡靡焉經所
 攝衆生戒顯發三願
 入空界者其斯之謂
 出居十城外禪衆之
 疑未滿以為師氏禮
 曰阿衡皆望之稱尚

父檢地持經智者師
 便克良辰躬出頂禮
 之適河上方之篋如
 佛之深訓實惠方便
 既包信解仁王攝受
 歸舊山殷勤請留重
 南山二疎之散金東
 瞻言儒者未足為榮
 玉岫兩誼雲岬勤南
 白日盤鎮于地俯鏡
 襟虹霓駕鸞勝承飛
 藥草森羅孰分億品
 不能申寺基本屬始
 禪師隱顯變現先居
 當有勝善知識將領
 者越江渡河翻然來
 即問光師聲之所以
 任之相頗憶曾經舉
 百謹依金口度表玉
 平有熊之登具茨漢
 智者以內行外獎諸
 八士之兼通帝釋檀
 能博益送巡告退言
 高意猶四皓之餌木
 振錫離塵始稱出世
 以四明天台剡東之
 金庭峻極于天仰捫
 海雲霞沆瀣霏拂輕
 華果競發常迷四時
 猷往而證果與公賦
 峯名佛隴元有定光
 峯常謂弟子云不久
 衆俱集此山俄而智
 忽聞鐘聲聲振山谷
 云此是捷槌集僧得
 相引時不智者即悟

年至十五稽顙禮佛恍然如夢見極高山臨
 大海曲有僧如今光師舉手接上云汝當居
 此處汝當終此焉拜言悲喜滂沱涕泗仍於
 佛隴之南尋行寺域便見五峯園遶等者閣
 之山兩溪夾瀉若縉雲之潤披榛開途葺用
 茅茨功德叢林常覆蔭蔭葡萄忍辱塔院無勞關
 樾援嘯吟泉籟響雜飛走聽泐馴伏軒墀
 西南有永豐江派與浙源分嶺東會于海潮
 波往還數百里間村人常以漁捕為業陶漸
 迴向焚辰廢梁墾田種果翻成富實深信解
 者多作沙門慈化所翼皆此連類及光師無
 常已後欲大修立忽都一僧如光師年素語
 智者云若欲造寺今未是時三國成一有大
 勢力人能為起寺寺若成國即清當呼為國
 清寺此言杳湯孰當信者豈其符應冥契在
 茲逮于我君臨邇歲久孝性淳至入京省謁
 旋邁江都登命舟楫迎來鎮所使乎至彼便
 事裝束謂大眾曰在上意重弗敢致辭然往

而不反因此長別語弟子云當成就隴南王
 寺其堂殿基址一依我圖侍者答云若無師
 枉豈能成辦重謂之曰當有皇太子為我建
 造汝等見之吾不見也行百餘里到剡東之
 石城寺寺有百人金縷石像梁太宰南平元
 襄王鑄創自有靈迹因此現疾右脇而臥忽
 然風雲變色松桂森聳宛如天樂來入房戶
 起坐合掌神色熨怡顧侍者云觀音來迎不
 久應去弟子智朗請曰佛許聖賢臨終說位
 行得乞垂曉示方思景慕答云我只是五品
 弟子位耳案五品即是法華三昧前方便之
 位宛與思師昔語冥一仍命筆作偈口授遺
 書辭理切詣深陳勝緣潛來密律誓當影護
 為撰淨名義疏一部俱時送來仍索僧伽黎
 大衣手自披看迴身西向端坐遷神春秋六
 十旬日建齋跏趺流汗珠圓髮際露法月間
 欲示諸法本自不在今則無滅繩抹與還佛
 隴輕舉有若浮空爾時闍者龕都不異昔驛

使初計震動于宸心爰給淨財隨由功德郵
 傳相望刻剋塔廟寺雖本地其舊維新瓊宇
 緝堂憑國靈而摸切利驚頭狼跡因寂默而
 為道場班雋鉤會統稱名匠庶民子來成之
 不日神明扶持歟同臨現管高就下因層嶽
 而基殿堂仰眩俯臨信玲瓏而勝畫績多寶
 分塵俱受縷終天冠表利如連梵幢金函玉
 牒常赴講肆禪誦律儀無違師法斯可謂頭
 陀之極地彌陀之淨方與阿耨而常盈同須
 彌之永固暨乎重光纂曆天咸地乎以今大
 業元年九月鑿與幸巡淮海眺矚江南惆悵
 台嶽集揚州名僧咸問之曰智者立寺權因
 山名宜各述所懷朕當詳擇累日未奏會寺
 僧智瑛銜狀而來具條昔年光師國清之稱
 太史案此語時代乃周建德之初八表未同
 三方鼎峙今四十餘年聖證縣符明時徵應
 詔付著作書之左史仍勅皆籀篆題寺門即
 遣舍人送燥弁施基業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先師忌齋使平集僧跪開石室唯見空牀虛
 帳蕪苔蛛網法侶號咷等初滅慶公私扼字
 若無朋體又法會于僧各有簿籍造齋點定
 忽盈一人有司再巡還滿千數及臨齋受觀
 復成干一執事驚愕出沒難辨豈非先師化
 身來受國供王臣反命具奏一條當展眸容
 深洞靈跡百司拜賀四海馳聲至矣哉像法
 未淪佛種常續迺聖幾感大師應變妙力難
 思神圖方永祥基瑞國雜杏歲蕤煥乎斯之
 盛者也咎金龍尊王讚佛功德寶積長者獻
 蓋稱揚范武子聲由狂民臧文仲言垂不朽
 矧乎道樹勝山師門福地而建崇雲碣表際
 金剛俾命絲綸織載辭理若夫記言記事史
 官之成則散華貫華法藏之鴻演敢重述宣
 乃作頌曰龍圖畫卦裁萌五典金輪拯溺止
 弘十善豈若我皇樹功宏緬還源本淨歸途
 今顯鏡鑒先詰筌蹄何淺天造草昧日月斯
 昇高山巨海或影或澄虎嘯風起龍躍雲興

至人幾漸養正遵承謙尊本俗師範推膺隻
誰允矣具瞻克勝熏禪觀寂如冬靖疑精義
泉漏如春泮冰我有匠石止直從繩我有津
濟舟楫斯憑度臨拳拳悅受競競能資萬行
混成一乘六反震動寸方歎稱同聲相應信
而有徵至誠感神道合符契淵乎智者波瀾
靡際帝師既沃天台還憩于山之阿于川之
滋滄溟浩瀚峯崖迢遞日浴扶桑月穿叢桂
上踵姿采滂通禹計素湍風激赤城霞曳仁
智肥遯山林虧蔽無言不酬既符聲響無德
不報有均景象初十菴蘿歸誠戀仰顯允光
師久要長往非暎若昧境形如曩寺號國清
靈扉潛敞孰意我師遽緣安養龍樓夙記鶴
關無爽宸居在昔哀構祗園令終如始師嚴
道尊揆日方畫規星正昏置繫崇趾削屢成
垣巖分蓮萼泉岫桃源倦窻夏冷禪室冬温
玉階馴豹金刹棲鴻風和寶鐸空轉珠旛百
殺時秀萬果林繁靈芝禪悅甘露天罽玉趾

按地淨域驚魂金布賀苑天宮儼存剝造之
福胡可勝原輪煥洞徹莊嚴修設波那
優填剎廟金容月滿玉毫霜紫象譯翻皮龍
宮披闔法侶誦然端心障滅泰階既平王道
既清殊途同致無慮何營皇思睿曠遂忘
情有本空淨空常有弁壇戒度重定慧真精
乾臨朗鑒遠供憑誠大衆香灑拜闕龕楹全
身座間嚴扁網縈迦葉佛隴賢劫齊聲飯僧
數益瑞我隆平身田雨潤心樹華榮現杜同
植將來共成有如懸鏡反照今生有如圭具
會不虧盈神力自在遊戲香城菩提具足赫
赫明明兼祕書監直內史省開府儀同三
司臣勃顧
言奉勅撰

唐梁肅天台山修禪道場碑

蓋智者大師現身得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
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建國清廢

修禪之號號為道場自大師歿一百九十餘載夫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啓以後學門人比丘法智灑掃大師之舊居以護寶所云大師諱智顛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尊稱智者感應緣迹載在別傳觀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訓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善薩以會門示現自華嚴肇基至靈鷲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用道種智制諸外道括十二部經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文禪師得之於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心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演善權以鹿苑為初明一實用法華為宗合十如十界

之妙趣三觀三智之極自發心至于上聖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氷釋心路不惑窺其教者藏焉修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施張體用開闔語默高步海內為兩朝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滂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滅涅槃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獨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任法界現為比丘等覺歎妙覺歎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施行於後世者曰章安大師諱灌頂灌頂傳縉雲威禪師傳東陽東陽與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小威傳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及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溪門人之上者今淮然大師道高識遠超悟辨達

凡祖師所施之教彰於章句者必引而伸之
後來資之以崇德禪感者不可悉數蓋嘗謂
蕭曰是山之佛隴亦禪魯之洙泗妙法之耿
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古元寶應之際
此邦寇擾緇素駭散而比丘法智實營守塔
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斯人是
賴汝吾徒也蓋紀於文言刻諸金石俾千載
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
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
辭其文曰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
佛同意赫赫大師開示奧秘載弘道要安任
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
城無生而生生化兩冥薪盡火滅山空道行
五世之後問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惟
彼汰子護持淨域此山有壞此教
不極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撰

崔尚桐栢觀碑

天台也桐栢也代謂之天台真
謂之桐栢此兩者同體而異名

同契乎元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栢
耶非桐栢耶因斯而談則無是是無非非矣
而稽古者言之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
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
宮即右弼王喬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灰
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栢
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
僊公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
址五六厥迹猶在泪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
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栢觀蓋以
光燿我元元之不烈保綏我國家之福祉者
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
嚮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
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木鬱鬱四時並青大巖
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
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垂流望之雪飛
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木珠條可攀
也僊花靈草春秋競發幽鳥清猿晨暮合響

信足賞也始豐南交雲嶂間起刻川北通煙
 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
 長山無復人境摠括與秘鬱為秀絕苞元氣
 以混成鎮垺地而安靜非夫神與僊宅僊得
 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營天尊之堂畫日
 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投龍之所時有異
 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後為
 虛室以鑿戶起層臺而累土經之殖之成之
 翼之綴日月以為光籠雲霞以為色花散金
 地香通元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我練師
 孰能興之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
 白雲河內温人晉宣帝弟太常道之後祖晟
 仕隋為親侍太都督父仁取唐興為朝散大
 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之地
 生此僊才以為服冕乘軻者寵患吾身也擊
 鍾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候之業學
 神僊之事科籙教戒博綜無所遺窈冥夷希
 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為不飲不食仰之彌峻

巍乎其若山抱之彌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通
 才鍊識瞻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
 其所能也鍊師蘊廣成之德膺宗繼黃軒之
 明齋虛而求將利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
 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叶帝堯之用心
 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聞
 鍊師之名者足以激勵風俗睹鍊師之容者
 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為寶以善救物神以知
 來智以藏徃允所謂名登僊格迹在人寰與
 不可測已矣道生乎無名行乎有精分而作
 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為天下母修之者昌背
 之者亡故為天下貴况絕學無憂長生久視
 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
 可故有為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
 舍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元門
 既一不名厥功朝請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
 事守台州刺史上國賈公長源有道化
 人有物嘗謂別駕蔡欽宗等曰自道以

含德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
立石繼頌以至道之光其辭曰邈彼天台
嵯峨崔巍下臨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
如地開煙雲路通真僊時來顧我鍊師于彼
瓊臺鍊師鍊師道入微喻日安坐凌霄欲
飛興廢靈觀鍊師攸贊道無不為美哉輪奐
窈窕茫茫通天降祈保我
皇唐如山是常崔尚撰

明韓敬重興高明寺碑

幽溪道場者智師三生之夢在焉為千萬年龍

象之窟迨台日西頽義天復曙篤生詰秀揚
闡妙風今日無盡一宗獨具智者隻眼借今
揆昔有五似復有五難焉智師十八技跡湘
州語默之間便思林澤畫師十九卽禮海潮
間關辭親遍叅名宿其發願似也定光引手
起屋相期百松說法挈衣密付其師承似也
北擇佛壠南愛螺溪地平泉清徘徊至止經
幢臺止故蹟宛然其棲息似也淨名甫講梵

爾降於寶階淨土再宣天樂鳴於石室其神
異似也五時教觀四種絕聞三昧薰修耳根
先獲其證悟似也然當時建造動借方人主
開皇大業之間信施絡繹玉泉十住功德纒
圓重閣大林檀施更速今日一椽一瓦皆如
海燕啣泥是日締構之難昔古藏感夢力請
敷揚寶瓊遇賢終身讓路至於麓業變放生
之池徒流藉持經之力今日野于遍地獅絃
不鳴道俗紛紛誰為傾意是曰起信之難昔
義疏初著徐陵答酬玄義繼披柳詈服誦往
來才彥俱極風華今日司成司勳先已修文
地下輟斤絕絃能無私感是曰外護之難况
乎游輪驛客妄折山花酒僖肉傭誤逢樵路
此其難在應接椎剝未復金鈔之氣黯然括
索頻搜青精之飯不出此其難在物力而總
不足難我大師紺殿琳宮彈指畢具碧池寶
楯次第俱周欲奠廊廡則廊廡奠欲安齋廡
則齋廡安凡厥壯麗稱山宏深穴巖為鑪立

號萬斤塗金為像準軀丈六高閣度五千之
 軸圭壇聞十地之香其他祖龕傍翼神衛外
 森庶務總於庫司清眾牧於堂院修造如法
 相好莊嚴復依蓮社之規盡瞻樂邦之眾跌
 叅花觀界接金園智雨不施慈雲普覆成就
 法器廣攝異根方便應機均得飽滿却望形
 勝眾峯來朝青翠迴環趨俯舞蹈入山緇素
 望竽飯心清風徐鳴朗月不落疑師以神力
 搏取梵釋龍天之宮寘於人境而師意常在
 卑脚床前折足鐺上與修營福皆游戲也師
 嘗顧余茗中語次及隱山老僧事為再詠其
 詩曰三問茅庵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開若
 自標其鏘跡之不早者余進曰台山不有慧
 達禪師乎每所登臨輒思措造見有功寺禪
 宇金木土石隨手即成廬嶽黃楠至從窮澗
 躍出乃其人所稱沈伏冥默形服麤弊者也
 智者晚年亦有弘誓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
 更聚合鄧縣阿育王塔願更修治刻縣十丈

彌勒像願更增師彼豈不能單丁任山把茅
 覆頂乃若是汲汲哉佛故曰不住無為不盡
 有為而金剛般若以修福信心為開空法道
 知是義者可以搥鼓而升高明之堂矣師固
 顛師應身其弟任持傳衣其徒法師正時其
 孫法師受教皆達五門通六妙所謂靈山一
 會儼然未散者也法得附書天啓丙寅八月
 之吉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宗天台教觀
 菩薩戒弟子吳興韓敬謹
 撰任山沙門受教立石

虞淳熙楞嚴海印二昧壇儀碑

首楞嚴經者
 梵僧慧識智

者西瞻輪王金勝秘嚴於印土密帝剖膊潛
 來於廣州不啻經王之尊矣如來金口命曰
 灌頂章句所謂灌頂部也此五部者並有儀
 軌淨覺岳公是以有懺儀云經來疏主如慧
 沈璿月圓觀允夫輩凡數十家率尊王之法
 臣逮玄義圓通疏闢於無盡燈師而臣極立

雪謗行率無敢評謗者。攝二瓊而參二威。向
 台宗之台彌矣。顧儀雖設。師流山外。調節
 音曲。諷絕遺響。華淨穢供。多遺品。自師以
 餌代乳。而恍茅穗。粟香之思。成以聲傳。心而
 類。螺贏。蚌蛻之顧。化時出表。法一卷懺。法一
 卷戒。法禪。法各一卷。儲仲秋之露。待仲春之
 日。十僧屏散。期滿功圓。謂受十八祖之職。而
 中典者。非若人耶。天菩薩會於支提。羅漢會
 於方廣。據天然之勝。成自然之壇。山形八重。
 八方定矣。華頂飛瀑。露鉢現矣。爐峯周環。香
 光發矣。城霞煥爛。旛花飾矣。山若玉蘭。胡蕨
 蕨粉可嗅。可餐。供養具矣。上有牛女之垣。下
 有牛女之禁。上有三台之階。下有三台之岫。
 上有高明之天下。有高明之寺。上合則同。慈
 力下合則同。悲仰宛如神鏡。光影交寫。宛證
 殊勝。生佛遞通。開總持門。比梵帝網。是豈人
 哉。天造地設。靈構神輸。內合新壇。重重掩映。
 空歎假歎。抑而中歎。焚檀散花。恒於斯請讚。

禮懺恒於斯行道。發願恒於斯。誦咒坐禪。恒
 於斯行。一百日而返。流歷三七日而順。軌岳
 公愧其紕漏。諸祖受其印契矣。於是定光。招
 手寒拾。撫掌與五百尊者。光臨道場。而子晉
 雲長。公武鵬舉。又與龍神地祇。玄應君。馭
 車而護。壇外經所侈。譚種種靈符。靡不預集。
 於斯也。卷師之玄覽。不假考卜。地勝人歸。千
 緇星拱。照海印者。現淨光。入華屋者。安祥止。
 佩纓絡者。證寂滅標。一法即攝。諸法而念。塵
 悉具。三千脫一根。即拔諸根。而圓通互融。二
 五廣說。咒力窮。却不盡。徑超聖住。直成菩提。
 蓋坦然。以壇為路矣。推而八絃。入海。以至八
 隅之界。皆壇也。小而八桂。八峯。以至一室。八
 角之几。皆壇也。熙嘗繞几。而驗雨香。香塵無
 非中道。無非淨壇。何疑經所標。向所陳之。殊
 應哉。故特表而出之。於表法之後。曰世行。楞
 嚴壇法。自無盡燈。師始世有。楞嚴道場。自天
 台山始有。酌灌頂五部之軌。探法華圓覺。緇

訓清規而若燈師之抗法者自萬曆乙卯歲
始浸假而法臣且紹法王具耳銀者慎聽之
如王律將證同觀音成無上道叶我前言爰
開後覺亦自今日始銘曰嵩高維台紉牛翬
蝠以萃靈罔以會玄族芒垂卦列以華其屋
圭壇環供瑤蓋周覆下承玉京鑑光煜煜翹
頰八輪悲仰顧復疇握中伊疇纂古宿載灌
其頂維師受祿其祿維何苴橡茅粟凜爾木
又郁然錦軸有義有法有表有視詒厥耳雲
僉斯耳睦開兜率門通安樂國反聞自聞宜
華宜竺百日圓通億齡私淑刊銘附幢經飛
幽谷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吏部稽勳清吏
司員外郎前兵部職方司主事苦
薩戒弟子錢塘虞淳熙和南撰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四

塔銘

元無見觀和尚塔銘

至元大德間無見觀禪師以方山寶公之道唱東南

於是天下英雋之儔高潔之侶雄豪魁傑之
倫聞其風而神馳覲其跡而心服莫不襟肩
屨足忍饑渴冒寒暑形駢影屬以趨座下禪
師則煦之喻之又從而呵怒之憑之凌之又
從而撫矜之飛而上吾贈繳之走而下吾
吾之吾惟其得而已於戈楛之勤奚恤金之
鍛也器成木之斲也材就宜其棄榮華而甘
澹怕黜聰明而返醇樸靡然而就弟子之列
莫之牴牾也禪師諱先觀字無見姓葉氏世
為天台僊居顯族以宋之咸淳乙丑五月六
日生皇之元統甲戌五月二日卒壽七十臘
五十即以卒之九日闍維而瘞其設利羅於

寺之西偏五十步嗚呼禪師其果云乎其有不可亡者乎禪師資性秀穎幼絕腥醲嗜讀書過目成誦父母素期以儒業起家會沙門東洲善公者過而識之曰此汰器宜母滯鄉里率敬信善許諾逮冠從古田厚和尚薙染於郡之天寧既具戒俾歸侍司尤旦夕以此道加榮進禪師即事徧參見藏室珎公於天封方山寶公於瑞巖西菴而往來二公間雖有所契未臻其極遂築室華頂精苦自勵一日作務次渙然發省平生疑滯當下冰釋乃走西菴呈所解山以偈印之辭還峯頂山不能留也且華頂之勝自智者顛大寂韶高菴悟諸鉅公以徽名懿德賁泉石而天子之尊王公將相之貴必詔問法要躬禮慈容日馳輶騁駟致香幣使者冠蓋旁午然其地高寒幽僻人莫能久處惟禪師一坐四十年足未嘗輒閱戶限其拈提開示勘辯之辭頌偈蘭牘之筆誠般若之餘膏涅槃之賸馥也方近

膳遠播雖販夫龜婦之愚入之耳而出之口猶將糞其風裁餐其義味况虛靈之器警援之機神領意會其妙於文身句身之表乎故錄而集之以貽永久茲不復一二贅舉其妙明真覺之號寂光之塔蓋上所賜也銘曰華頂之峯嶄絕空碧下闕滄溟瀕洞淳汐如楞伽於海中佛狗機而遊入誕闡教乘曰心曰識識乃心之資心乃識之質三界宛爾而存萬法縱然而立心於三界其本識於萬法其迹苟本泯而迹亡肆識空而心寂達磨西來弗作而述子孫誦誦虎丘孔碩茲無見之是承透金圈而吞栗棘楞伽之旨于焉以塞達磨之傳于焉以得斯華頂於世間獨崢嶸而高出天台山景德國清禪寺住持佛真文懿大師曇

明妙峯覺汰師塔銘

余之信台宗也妙峯師實啓之時盛復掩關拙園從

匪撰文

淨侶課西資之業師扁舟見訪溪談一心三
 觀之旨洒然契合不自知其膝之前矣師梵
 相奇古身不踰中人而言論風采如大火輪
 不可櫻觸於時江南有二泐師師與東禪月
 亭得師師出東禪之門東禪不專賢首而師
 獨精天台遂有同異然其妙辯從橫凌厲千
 衆俱東南無畏光明幢也相繼卽世傷哉師
 之高足弟子曰傳燈傳如俱與余善以師不
 朽之事相屬余安敢辭師諱真覺別號妙峯
 蘇之崑山人俗姓王父君錫母鄒鄒夢天衣
 覆體遂娠娠時父夢道者寄鉢久之復夢取
 鉢而師始生寔嘉靖丁酉十一月十七日也
 師少不樂俗已畜妻矣偶隨方僧遊杭州遂
 投鍋子山僧某薙髮受沙彌戒時年二十一
 居月餘往蘇州依竹堂寺虛白禪師受具戒
 是年掩關讀楞嚴於崇明壽安寺比再至竹
 堂與白論議其鋒已不可當矣白知非常器
 指往吳興謁月亭泐師聽講時演泐華且半

而師至苦爲聽衆所抑雲菴道元師時首衆
 憐之爲言亭錄置下坐師以故終身師事元
 罷講之明歲卽演泐華於杭之鍋子山其冬
 赴天台請至會稽得喉疾夢緋衣神人持大
 刀而前告曰師緣未至宜速返從之明年台
 僧復堅請師以前夢不欲行復夢前神人告
 曰師緣至矣我當護師行時嘉靖甲子歲也
 台之道俗初習邪教師奮妙辯一掃空之皆
 知念佛求生西方其臨終往生有明驗者甚
 衆自甲子至己丑二十六年歲無虛席遠近
 嚮風學者尊之曰妙峯泐師所講楞嚴若于
 座泐華若于座妙宗鈔若于座惟泐華玄一
 座而已所得檀施俱鏤經板行世尚有未遂
 之志不免付之一嘆臨終作刹那三省知師
 正念如城不可動亂也師辭世以己丑夏五
 月初九日享年五十有三僧臘三十二師宗
 天台之教化緣文在天台其全身舍利舍天
 台何從哉弟子傳燈路師於高明寺之傍真

實居士馮夢禎題曰嗣天台教明妙峯覺法
師之塔而繫之銘嗚呼師嗣天台宜葬天台
以塔為舌其聲如雷師與天台是一是二惟
明眼人離是非是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秀水
馮夢禎撰萬曆辛卯佛
成道日弟子傳衣立石

易菴通法師塔銘

法師示寂於天台國清寺其
弟子性省等詳寺之東隅建

塔以瘞師骨持仇文學雲鳳所為狀乞銘於
予予衰倦不能文然予壯時與季弟光宅延
師於平湖葦亭之間開講席也先司寇胥峯
府君年望七矣長師二十歲重師真率特扶
杖稽首為忘年交蓋予父子兄弟與遊者數
十年故頗悉其平生是不可以倦辭乃受狀
詮次按師諱如通號易菴末年復自號蘆江
老叟享年七十三僧臘五十九本會稽陳留
鄉杭氏子母潘夢梵僧借宿覺而舉師豐願
廣願骸貌魁梧竟與夢合襁褓間母恒指之

曰若其僧乎年十五家七人俱以疫歿師子
立無倚乃憶母言往諸暨抗烏山三德寺祝
髮焉託大海為度師叅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久之有省海戒之曰正可勤心求進勿生慶
快遂詣徑山萬松和尚決擇心要侍講之暇
卽擔負米薪崎嶇山麓不辭胼胝時月亭得
法師正與同學自謂勞苦弗如也久之能契萬
松意旨一日松問曰如何是白雲不繫青山
任師應聲曰明月常懸古澗心事萬松十二
年學益精乃繼臨濟正宗二十七世後復遊
京師抵少室叅覈宗乘綽有見解師為人樸
素坦夷無矯行無飾語望之知其為碩德也
無論賢愚貴賤皆喜近之居恒言不出口及
登壇講演則振音朗朗口如懸河雖村夫婦
稚莫不竦動讚嘆以故學徒雲集檀越駢闐
瓶錫所至營構所須徃徃不呼而集不速而
成始隆慶間因大中丞抑亭陳公請任杭之
南山慧音寺講法營建已竟偶鋤下發得古

碑則鐫有易菴二大字上額御書旁小壘剝
 蝕不可考人大奇之由此名震會城爰及遐
 邇無不向慕嗣後吳越諸名山大刹頽圯賴
 以飭墟廢賴以復者甚衆其最著則杭之靈
 隱爲西山第一叢林師爲重建費四萬金萬
 曆甲午至吾郡東塔寺東塔爲清涼國師道
 場師準清涼遺意說法度生緇素咸服殿宇
 像設爲之改觀不踰年而就復爲稱嚴寺重
 構鐘樓垂成尋赴國清之請比至國清先疊
 石成輿梁以便行旅然後鳩工繕殿業有端
 緒師忽不豫方以良晨立棟樑而卽於是刻
 結跏趺坐說偈言而逝面色無異生時時萬
 曆乙未臘之三日也昔時杭之靈隱台之國
 清與留都報恩寺以同日廢於火今靈隱國
 清皆師所創而師之化去又與國清豎殿同
 在一刻豈非異數耶所說偈記者不詳中有
 出台又入台及箇中無去來之句方師在吾
 郡時有終老天台之意每形諸言今逝於國

清不惟遂所願觀出台又入台之語則一師之
 前生故在台也國清爲豐干寒山道場以是
 推之師之宿因蓋不可測矣師雖不究心交
 字而當機處時亦落筆數語曾見其頌五家
 宗旨者有曰五宗五師吼百獸盡狂走龍象
 失威儀派兔難啓口白牛眠露地一默不見
 有斗轉與星移日月懷中走喫當道鑄成金
 獅子正齋行下鐵饅頭師生平自甘辛苦惟
 欲利物其性使然故在講座則儼然嚴師聽
 者無敢屑及下座歸堂卽偕諸行人十指並
 作齋衣糲飯至客共之萬曆戊子巳丑兩歲
 大饑抗爲尤甚師設糜以賑存活者甚衆其
 種種高行不能枚舉惟誌其槩而爲之銘曰
 古貌端儀山之云峙天度醇風日之方响福
 德在躬聿來檀施名蓋欲傾森森復樹吳越
 之間泐筵丕著自始至終精進弗替天台何
 因歿歸生寓國清之陽松靄鸞熾白骨斯埋
 汰身常住垂千百年神衛其處吏部尚書平

湖陸光

祖撰

象先禪師塔銘

象先禪師長沙湘澤人也父羅某舉于鄉為

師生而穎異不群素抱出世之志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博綜群籍為儕輩所推有僧過而目之曰此法門良驥也十九授南嶽伏虎巖依寶珠和尚薙染名之曰真清隨授具足戒日持法華經兼脩苦行探汲負春不辭勞役人或侮詈之懽然不逆也珠閱其勤授無字公案師蚤暮叅求寒暑不輟二十五歲從寶珠游金陵探禹穴航海禮普陀大士舟中忽有所省侍坐間因呈所見珠然之珠道譽隆洽僧俗咸歸張太后聞其名賜以紫衣至是以衣付師曰吾道在汝矣且囑之游方以蕩滌情塵保任大法師以珠老未忍即離隨至杭之下天竺珠閉戶習定囑師云吾將觀化汝聞吾擊磬聲即啟鑰居數日不聞動定

師密窺扉隙見鼻柱垂地已而漸縮縮盡擊磬一聲師排闥而入遂泯然而逝因塔其骨於下天竺今存焉時海夷嘯寢師盤桓浙入寶社游靈宇隨緣化衆即妄證真舊黏蟬脫新景亦消因訪鹽官遺蹟駐錫覺皇俄而邁疾恍見雲長授藥語之曰汝至人也請商玄規以醒末俗病尋愈遂昇座講宗時月溪法師在吉祥寺講起信論率衆延師演暢宗旨因赴其請語之曰圓宗無象滿教難思我若有宗可講即真空為緣慮之場若汝有法可聽即實際為名相之境今者以機出機隨迷遣迷會旨者山嶽易移季宗者錙銖難入已而南游天台躋石梁陟華頂瞻鳳岩觀赤城愛其山幽寂剪茨以居率諸後學精簡止觀越三載荆山法師邀赴海會偕至毘陵之永慶互以楞嚴叅悉荆山言曰某甲講經會精微於佛語如師所論乃出經卷于臺中師欲反初服而禮部唐公堅留閱藏於長通搜

往誥尤細閱台文期終歸天台巖所王公入
 山探勝訪師談道累日不還遂訂為方外交
 未幾諾構李龍淵之請儒宗碩德聖風叅訪
 戶外之屢常請既而蘊空師請居萬年穢二
 穢復入華頂葉頂南峰高峙雲漢世所稱天
 柱者宋永明禪師曾禪定三旬于此師高其
 風廬于舊址大衆雲集師為結社修大彌陀
 懺三年後修彌陀懺三年毘贊台宗精煥
 五悔居無備夢見琳宮綺麗列坐彌陀三聖
 師即展拜有沙彌授一牌書戒香熏修四字
 寤知中品往生之文為衆述之蓋師日持梵
 網經十六觀經寒暑不輟常語徒衆云大乘
 八萬小乘三千乃整六和之模範出三界之
 梯航也世之高流信心輕戒遂令初學觸事
 成非是故性無穢淨而且常順性行尸法無
 持毀而且當護法離妄不得輕如來所制禁
 戒令衆生妄起罪過也師平日悟境極玄多
 諸妙應皆絕口不談而獨舉此者欲人精持

年復修
 居無何夢

尸波羅蜜耳其曰中品中生亦謙言誘人也
 其年王公問道國清自嘆聞所未聞遺以道
 衣寶香丁亥八月蒙慈聖太后降旨褒崇
 特賜金紫方袍以旌其德十月太初居士命
 就其廬演揚道旨郡之理刑王公亦親登雲
 嶠而設供為戊子歲儉群盜蜂起相戒無敢
 入師之室者五臺居士虛芙蓉法席見招辭
 不起山中龍象不期而會者常百餘人雖茅
 舍數椽儼如巨刹也偶起蛟棟摧道俗群然
 欲新之師拒曰茲山陰嵐昏霧徒消施力寧
 適長棲吾愛洮源絕頂山稱東植刹曰慈雲
 卽式尊者得道之所鳴泉在澗松影叅差綠
 蔭可摘胡蘆可食今為俗子所有倘得此地
 予復何求於是携錫冥懷謀諸信士得金一
 鑑廢刹方歸荆榛始闢將圖營建雲間陸宗
 伯唐董二太史敦請闡法于本一禪院講席
 再畢馮太史李方伯復有桐川之聘至嘉禾
 之龍淵歛抱疾告衆曰夜神人啟我為魏府

子吾不往隨付衣鉢約期以終延五日而如
 生茶毘日異香滿路遠近聞香而至者幾萬
 餘人聞者或如旃檀或如沉水或如花氣濃
 郁或如五穀芬芳種種不齊是日天大晴明
 四際無翳忽陰雲乍合下雨數點俄傾復晴
 師生于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寂于萬
 曆癸巳正月二十九日初約二十七臘三十
 惺未至又遲二日而化云壽五十七臘三十
 八師性靈見卓幾于生知而參求綿密至忘
 寢食明知三千理具不從法外求心而虛已
 從人無一德不師無一善不探明知五任性
 惡不向真中斷妄而嚴持戒律一言一動無
 不可為三界毘尼者性耽靜謐志在巖阿而
 隨緣化導不避塵穢豈非如來所遣行如來
 事者歟弟子如惺抱遺骨渡江塔于天台東
 掖慈雲之南崗虔請于銘銘曰天台之山兮
 雲樹茫茫天台之水兮蕪葭蒼蒼有伊人兮
 皎若冰霜神游沙界兮豈滯一方虛空可裂

今不朽此藏賜同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五臺居士陸光祖篆額賜同
 進士出身前奉勅贊畫經畧薊遼保定山東
 等處軍務加四品服兵部職方司主事了凡
 居士袁黃撰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僕
 寺少卿提督京營河南按察司副使前吏科
 右給事中經筵官太
 初居士王士性書丹

萬年寺蘊空禪師行狀

師明照蘊空其字也三衢之江山曹氏子賦性

恬夷幼絕嗜欲自失怙即以家殖歸長矢志
 佛學時島夷梗塞未遑離俗年二十始遂厥
 志聞無用禪師居杭之梵天廼往接足薤染
 焉居久之方為授具師是後雖一意於迦葉
 頭陀而猶式於普賢萬行渴者濟之以茗病
 者給之以藥種種利人惟恐或後積行數載
 又以法眼未明往投大尖山大拙和尚授以
 萬法歸一之旨深自服膺既而泛南海禮補

隋值寶珠和尚為時宗望見師堪為法器乃
 以衣鉢傳之且誨以韶光自牧遂詣天台山
 求卓錫之地將渡石橋冥求瑞相師既誠格
 果臻響應乃於萬年山誅茅焉寺僧以師澄
 靜有為堪為叢林首即椎鍾伐鼓竟以法堂
 尊宿之位處之師住山凡二十載開十方叢
 林與天下衲子共矧以萬年為石梁華頂喉
 襟雖倒廩而餼赭山而爨亦未能人人給師
 惟以平等無我之懷任之故方來之士莫不
 懽然與其苦樂也且曰既飽以食應施以法
 所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乃持疏勸募四方
 置造大藏臨海王司寇實為大檀越王繼是
 則大雄寶殿法堂藏閣煥然一新既而慈
 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頒施藏經台山亦預其
 例乃顧問近侍此山何寺幽勝何僧耆德而
 近侍乃採方來衆僧之言以對由是遣內官
 護送龍藏安供山門命師住持本山仍賜紫
 衣御仗等物實萬曆丁亥之秋而師即於是

冬請闕謝 恩聖母大賜款給仍賚內帑
 百令歸山建閣轉讀大藏迨至錢塘而師以
 疾告弟子真秀強以藥石師曰藥能愈病而
 不能愈年我所未盡者君恩耳汝能無違我
 囑我且西歸矣言已嗒然而逝實萬曆己丑
 四月十三日世壽五十有七僧夏三十有六
 師生平度人至多而弟子中上足白眉者惟
 秀公一人師滅之後延僧轉大藏經歲無虛
 日接納方來不替師規至於擴充梵宇則視
 昔有加美哉煥哉人稱寶渚台山以之添色
 龍藏以之增輝余每為秀公頌之若秀公者
 可謂善繼師之志善述師之事者也因為之
 狀幽溪沙門
 傳燈謹撰

明石城守菴大師傳

師諱性專吳之崑山人族
 姓張氏少有拔俗志已畜

妻育子一人彌周即厭棄不恤曰吾將為法
 王太子肯為人作生死家耶尋獲藥沙彌相

每往禪衆中執勤負辛如僕奉大家喜溫不
 形色或勉之曰當作大比丘無爲區區於事
 相師對曰某猶形同沙彌也若大僧吾何敢
 當如是數寒暑然後登臨慶戒壇復受大戒
 蕩律儀爲麥稟言承靈道且護於輪翼方之
 古持律比丘不少謬也或又勉之曰當作大
 心人無爲區區於小乘師對曰某猶名字比
 丘也若菩薩吾何敢當於是編禮名山參訪
 知識若普陀五臺伏牛少室諸大道場宣理
 二大法師遍融古清法堂大千諸耆宿莫不
 服膺道味經承警效復登西山戒壇增受大戒
 如是又數寒暑乃仗策南還遇妙峰大師於
 抗之柯子山法華講席始受菩薩戒焉妙峰
 法師者東南無畏光明幢也師一取法音即
 咨嗟悅服私喜曰此上人具大辯才說法如
 師子吼外道聞之孰不震懼余將事之成就
 破邪三昧即隨往台之雲峰臨海之支家山
 仙居之香爐巖黃邑之德泉蘭若聽楞嚴圓

覺妙宗妙等經衆則坐觀
 掌印承甘露無生之理易
 深契惟心淨土之旨乃謂
 即淨土本性即彌陀矣猶
 彌陀即本性也蓋會事與
 也難惟事與理圓融混此
 陀終日本性終日淨土終
 此鳥可埋沒已靈而不樂
 即辭峰大師請華頂峯行
 煮蕨作供十二時中惟誦
 咒西方寶地成琉璃色廣
 瑩淨洞見表裡開目閉目
 峰峯口此觀行初成之相
 界若受若說即入羣邪跡
 言有弟子名圓陽執侍巾
 與師異師每誨以有禪有
 言以辨師曰此是祖師一
 汝曹引爲口實汝不改過
 時湯着之語豈宜
 吾必批汝脛陽既

臨濟語要

天台志卷之二十四

六

不契師旨復慮忤師即私
 知悔悟稽首謝曰非師痛
 成就淨業欲以是道利人
 之間雖不登無畏座而能
 雲集廣衆而受法者不可
 於譬喻慧者固易解而蒙
 人之多也師嘗有言曰無
 而證之或難正以根器下
 一佛二佛所而種善根要
 以尸羅清淨三昧方得現
 致此身善病雖糜粥如飴
 若此妨道孔多余將爲未
 淨報也故浙中像教久經
 千佛塔赤山之三聖像臨
 之百尺彌勒像皆賴師力
 佛塔者宋嵩大悲禪師之
 大池水爲魑魅所都往往
 禪師持大悲咒屢著勝蹟

竊遁去過數年始
 誨樂喪此生師既
 往來於吳越赤城
 作大師子吼雖不
 勝數蓋師誨人巧
 者亦開通宜其悟
 上菩提悟之雖易
 勞耳故經云不以
 須福慧兼備先之
 前余生前鮮植福
 亦未嘗飽食有待
 來淨土身莊嚴清
 癡癡者若溫嶺之
 海之大佛像石城
 嶺然一新溫嶺于
 所建也先此地有
 湖人人多患之嵩
 乃先與群鬼角神

力然後置無底鉢于池上
 滿吾鉢是真神力羣鬼競
 爲平址因建塔鎮之捨高
 湖中所有製度工巧疑神
 刻以千佛飾以黃金佛身
 募檀信重事莊嚴往來式
 三聖像者彌陀觀音勢至
 多簷業漁人每見塔影臨
 之建大支提於山麓化居
 高丈六尺爲道俗之所瞻
 俯飾臨海大佛嶺者去府
 喚屹古高僧鑿以釋迦文殊普
 尺現半身於重岩之下舊
 易以黃金百尺彌勒者古
 僧護僧泐僧佑一人而更
 名百尺亭亭居石室中前
 罹兵燹像金剝落燈夙有
 逮以是白師師竟襄其事

詎曰汝曹能擲石
 授以瓦礫詰朝化
 平尺石色溫潤非
 力鬼工所辦周遭
 金色年久鮮飾師
 瞻無不踴躍赤山
 也赤山居海濱民
 苟上慈雲大師異
 民政業乃製三像
 依師往觀禮亦加
 治西乙舍地嶺石
 賢三像舉高六十
 惟繪以五色師則
 稱三生佛像也以
 三世始竟厥工故
 蒙以重殿嘉靖間
 莊嚴之志力所未
 以成予志感佛放

光夜明如且然重殿既
下不數年猶然故態師
高百尺餘殿亦稱是日以
告成其費可知矣告成之
陀經用酬施心或有請易
曰不然吾聞彌陀與彌勒
畏亦然余將俾海眾同悟
勤先遊蓮華清淨土然後預
重命伸以文外之旨燈以
論十門而玄判之衆歎聞
不已實萬曆甲辰秋也
遊觀不與焉每陞座樹義
奏天樂類絲竹音節蕩和
僧俗奔集儒流驚詫始以
聽猶豫方釋然衆以感應
不未講何有講已亦止應
佛不以一人一因緣故出
亦然昔人本願功德也師

不救風雨自勝以
謀構無梁石殿洞
百工計凡三年而
日命燈講小本彌
彌勒上生經者師
一身一智慧力無
平性彌陀即本性彌
等勝會也講甫畢師
所撰淨土生無生
所未聞師亦擊節
會聽衆以萬指計
頃闔衆聞石室中
叶似非人間世有
為妄誕及攝念諦
功德歸師師曰不
歸講者燈曰不不
與於世像教感應
莊嚴成就也衆萬

心一如也契經理事圓融也雖然師因也衆
緣也因緣和合感以至誠若予一人又何敢
當矧昔人觀茲瑞而創始今事圓成而顯瑞
昭格千古不約而符此豈一人之細故哉明
年春會稽陶大史以戒珠久圯請師經營師
辭不赴又明年春往樵李皂林立飯僧田券
東塔僧因包命王三春元請脩千佛閣堅致再
三師拒以竣辭乃往東禪靜居數月至仲冬
忽問弟子曰今日是何日對以甲子師曰良
辰也古人符到奉行吾今蓮開幸逝不亦可
乎尋沐浴更衣命衆椎鍾誦經跏趺合掌亟
稱佛名而化弟子輩昇全身歸石城道俗奔
赴如喪考妣師未滅前此數日大佛泥洹僧
窟中生靈芝一本大于拳色白間淡紅狀類
鷄冠柔軟可愛觀者駢闐頌聲載道夫象以
堅石濼以重布去厚地遠矣仲冬之月卉木
枯落生機蟄藏去陽和遠矣乃鐘斯嘉瑞致
尔芬芳非有圓天地奪造化之功何能臻此

識者以為師往坐淨土之前徵理固有之師
 造有為功德至多若黃邑明因佛像越柯山
 佛像台聖水普福二轉輪藏經臨海天寧大
 佛殿仙居邑南石塔吳興之弁山佛殿禪室
 皂林平望飯僧道場嵯縣接衆望台菴凡所
 經營措置師惟至誠無欺因果毫髮不昧以
 故四方清信士女嚮師之名輸送觀施不遺
 餘力而落成焉師天性朴素既不以華靡誇
 人亦不以粗糲矯衆或有勸置納衣則曰余
 不能如衡嶽終身一納用是奚為或有勸畜
 長衣則曰余不能如玄景每夕更衣用是奚
 為衣一吉布直裰四十餘年未嘗更治持過
 午不食齋終身不改其節近代高座法師惟
 授人以菩薩戒比丘律儀幾至失傳或好為
 入師則不懼罪福孟浪授受燈常以是白於
 妙峯先師先師謂曰吾老矣汝曹無怠其志
 方今之世精於持犯惟守菴一人汝宜歸之
 證信奉教粉倍二三淨侶比而受業然師終

不以弟子畜我生平謙光類皆如此俗臘七
 十有三僧臘四十有八子一人亦出家孝事
 母尼戒律精嚴頗有父風所度弟子海隅為
 長助營齋事厥功居多惟海乾待師日久師
 之香火維伊人是賴海海皆其弟子厥
 孫道淨與建福田可續貂裘餘紛紛不能以
 縷數也贊曰夫士足徵譽於文人無足取信
 於匹夫非以至誠之不可欺即何獨士然僧
 固行之微至誠無足以脩戒得定慧應無以
 感眾詳無以致無以信人無以興像教矣師
 上本形影了不異人生平自行兼人事事取
 足推推以至誠無欺孔氏曰唯天下至誠為
 能化信然



明萬曆歲在強圉協洽閏五月廿二浣之吉
 大石山幽溪弟子傳燈熏沐和南謹識

